

破

孽
世
代
之
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6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5年九月十五日

第
三
期

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

NOISE
GENERATION

NOISE
GENERATION



紐約電影節
女性與出版

誰在搞網路運動

當前藝術雜誌臉譜

專訪婦展會副執行長劉慧君



週報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3589723401828504329817385

1995

THE POTS VIEW



青年內政的時代

台灣國民有一種莫名的傾向，老是仰望著偉大的領袖帶領我們前進，開疆闢土，進入國際舞臺。所以李登輝訪美成為島國一心向望的成就，無論對岸何等置喙，也只有與台獨政治異途之輩與之呼應，而離「民心」遠乎。我們其實沒有民心，只有「主」意。所以，當彭明敏先生打著「我的一生就是台灣的歷史」，「讓我帶領台灣進入聯合國時」，其魅力遠高於情投中小企業、關切島國經濟前途的許信良。

進入聯合國，台灣就登上國際舞臺了嗎？成人世界版圖與想像如是說。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偉大的領袖而非人民的公僕。但是，我們從幾次的青年自主的活動裡，證明了另外一種國際外交的成功。今年四月在墾丁的「春天的吶喊」，雖是阿凸仔興起的，但帶給國內青年朋友另外一種玩樂的視野，看到音樂會可以如此搞法，不外是一種國際逸樂外交的成功。這次的「台北國際後工業國際藝術祭」，更是青年國際網絡的實證。在國際噪音與工業

園內，透過郵件、Internet、BBS站，台灣的黃面孔早與國外的各色人種互通款曲數年，創辦「NOISE」的王福瑞與國外團體、唱片公司、獨立發行廠牌的聯絡超過一百家，鐵定是台灣唱片工業的「跨國資本」。至於「零與聲」的CD，在葡萄牙、西班牙、歐洲及日本的銷售量是台灣本土的十倍。換句話說，國際青年「認識」台灣，並不是因為台灣進入聯合國，或是中華民國的國旗，而是台灣有本很屌的「NOISE」或是「零與聲」。

研究國族主義的英國著名學者霍布斯邦說過：「當民族被證明有侵略的實力時，國家便出現了。」依此角度，我們寧可捨棄「外交」富含殖民與擴張帝國意涵，放棄商業貿易武力比對的國家想像。我們寧可說，這次藝術祭的年輕朋友，不是從瑞士國、英國、美國、日本國來的，他們只是噪音青年國裡不同省份來的同國人，是從這一省玩到另一省。

所以這是青年內政的時代。

第三期 工業的 噪音的 餓水亂潑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文字主編：朱苾怡、王錦華、李安妮
 美術主編：王以蓓、羅文祥、李瑩芝
 文字記者：陳香君、劉佩修、賴彥穎、林小雲、萬蓓琳、林秀麗、薛常慧
 攝影記者：丘德真
 特約撰述：張鈞維、張育章、溫安中、粘利文、黃新高
 業務經理：陳星吟
 廣告：陳德愉、秦祖誠
 分類廣告：段愛蘭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台綜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台北字第二七七二號
 執照登記證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02) 2367327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 Address: lihpan@cc.wejce.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至十月底)：一年(51)期 1530元、半年(25)期 750元
 合訂立報：每月300元、一年2880元

封面製作/羅文祥
封面圖案/吳中熾

來函照登

第二屆破爛的場地真不錯；很多人這麼說，我也這麼覺得。四面圍牆封起來的一片宛如都市巷戰的場景；剛抵達時，我在蠢蠢欲動；是不是有可能跨過「危險勿入」的黃帶子，竄入這一片似乎無邊無界的斷壁殘牆叢林深處？這場子先天上就會喚起侵入者的原始欲望。

但，畢竟它是個「演出」，我們不是「侵入者」，我們是慕名而來的，我們是來按照主辦單位所指定的路線去進入的；先天上，我就下意識地被這些想法囚住了，這註定了我的原始欲望將只被控制在「合法」、不脫軌的領域內。

但我依然想像一些暴裂的可能，諸如，演出團體在室內表演，來的觀眾在外面掄起鐵鎚或拿著怪手搞破壞；我覺得舞台上「演出」的效果不該只在觀眾的腦袋裡頭或舌頭上打轉，它應當要有一些激動的作用，應該有更大程度的破壞潛能與欲望被激發出來。

因而，當某個瘦小的觀眾與某個壯碩的攝影記者在我身旁擦打成一團時，我並沒有想要很用力地

拉開他們，暴力是應該被生產出來的；因而，當 condom 挑逗某個女生而被反擊時，我並不特別覺得該站在護衛女性的立場來看這狀況，衝突是好的，甚至是應該被擴大的。

但這三天當中儘管零零星星地發生一些小衝突（包括簡明輝對火堆發瘋）與小暴力，我期待的更大的激化力量，足以橫掃整個酒廠的力量，並未成形；因此，第三天結束時，我是有點失落的。

但，我能要求這麼多嗎？畢竟，包括我在內，絕大多數的觀眾與表演者在翌晨離開這虛構的廢墟之後，都要回到體制內；能夠讓這些零星的衝突浮現，已是這次破爛所能達到的最大效果。衝突既已浮現，所有到過現場的人就不能迴避或壓抑它們；它們或許將不斷地撩撥參與者的內心，直到下一次更大的衝突或暴裂降臨——這會是比什麼勞什子「美學」或「藝術」更為有力量的。

讀者張南生 台北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炮爽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費，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或傳真：237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lihpan@cc.wejce.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第三期內容目錄 NOISE GENERATION

專題 FEATURE

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節 12—20

現場目擊 12—15
 噪音烏托邦的因子 13—17
 事後諸葛的東問西答錄 17/20
 怒罵沼澤訪問錄 18
 CCCC 訪談錄 18
 保險套 (Con - Dom) 訪談錄 19
 鐵鍊電鋸俱樂部介紹 19
 噪音中找噪音—找女朋友 20
 與我無干的身體 20

文化大廟口 ARTS

影像輪盤 FILM

紐約電影節 04
 「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他」
 影評 04
 Nuriel's Wedding 與
 Circle of Friend 的女人 05

視覺寶果 FINE ARTS

速寫當前藝術雜誌臉譜 06
 解讀當前藝術雜誌 07

出版爆米花 PRINT

酷迷克的漫畫聯合國 08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台南天空並不寂寞
 那個劇團 11
 華燈劇團 11



性識大觀園

GENDER & INTELLECTUAL LIFE

資訊鐵板燒 INFORMATION CULTURE

電視圈的游擊隊 21
 廉價的電視企畫人 22

知識檳榔族 ACADEMIC LIFE

失聲的原住民原族 24
 校園雜貨鋪—久久酒一次 25
 本土網路運動的黃成對 26

社運小蜜蜂 SOCIAL MOVEMENT

工運如何政治化、社會化 27

酷兒愛玉冰 QUEER

嘩重與獵奇之外的同志影像 28
 做為異性愛者是否最好? 28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

在地女生—
 新任婦展會婦執行者的劉慧君 29
 女性出版開疆闢土 30
 我們需要怎樣的女性主義出版 31

已出的 POTS

試刊號:

音樂政治與青年文化

第一期:

墮胎的一百種態度

第二期:

夏娃的藝術

鍋

大事

不吃不過癮·吃了小心中毒

九月八日連戰太誇張·不動產變銷金窟

你能接受我們的最高行政首長，身為違反公共安全、又是南京東路頭號特種營業場的房東嗎？凡爾賽 KTV 違規事件，引發一陣倒閉的呼聲，可憐主流媒體與連戰來「家臣」護主心切，硬生生把焦點轉到連戰財產管理的問題上；禍政治人物的責任於不顧……有錢不是罪惡，但有錢足使眾狗腿定義罪惡。翻看凡爾賽 KTV 事件的發展情形，有錢有權的官員、民代們應可心安才是。

九月九日博新大陸行·黨營媒體帶頭賺

文化追著政治，政治追著經濟？由執政黨轉投資經營的博新多媒體公司，預計於月底前往

大陸，與中央、上海等數家省級電視台商討合作事宜；由於「博新」的政治色彩，引發眾人猜測兩岸媒體關係是否即將解禁。飛彈歸飛彈，賺錢歸賺錢，執政黨不愧為經濟大黨，熱讀政治經濟學。財團既出，能奈我何？市場既在，文化政治靠邊站！

九月十一日破爛藝術節·引發論辯好戲

是世紀末廢墟，還是新音樂出生地？在荒涼頹圯的板橋酒場，歷時三天的「一九九五破爛藝術節——國際後工業藝術祭」，極具爭議性的表演果然引發爭議。有人認為這是高度自主的表現，有人批評其為漫無目地的自慰，有人期待此活動引發的辯論能使當代青年文化更具運動

性，有人則質疑這只不過是垃圾菁英與學院嬌皮的對話而已。星星之火，是否將燎原？不妨拭目以待。

九月十一日夫妻財產制·怎麼改走著瞧

「妳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以往民法規定在夫妻聯合財產制中，妻的財產由夫管理，這個使許多女性飽受經濟弱勢之苦的條文，法務部終於決定將其廢除，而改為「法定」與「約定」財產制並存，以後者為優先。但是，關鍵點在後頭：懸而未決的法定夫妻財產制會是什麼樣子？它能貫徹兩性平等嗎？修法單位會不會如同對子女姓氏的修訂一般，改後不久，又因父權勢力反撲而反悔？

影展選介

文／萬蓓琳

紐約電影節 THE NEW YORK FILM FESTIVAL

第三十三屆的紐約電影節將在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十五日，於曼哈頓林肯藝術表演中心舉行。

林肯中心設有董事會，屬義務性，一九六二年由其直屬的「紐約中心電影協會」開辦「紐約影展」，由「影展選片委員會」每年過濾出二十餘部各國影片參加觀摩展。因其沒有競賽項目，且非國際影展協會成員，故常可邀得佳片共襄盛舉。參展的影片資格為近一年內出品，且未曾在美國本土上映過的影片。紐約影展的活動經費大多來自民間，部份則由州政府及林肯中心補助。

此次參加觀摩展的各國影片共計二十八部。今年的開幕影片為大陸導演張藝謀與鞏俐

合作的新作，亦恐怕是絕響的《搖呀搖，搖到外婆橋》，而來自台灣的代表作品則為侯孝賢的新作《好男好女》。此外還有來自西班牙 Carlos Saura 導的《佛朗明哥》、巴西的《SIXTEEN OH SIXTY》及烏克蘭、義大利、法國等地區的影片。

今年的紐約影展選將舉辦三項特別的活動，第一項為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五日紀念俄國革命時期導演寇辛契夫 (Grigori Kozintsev) 的系列活動。寇辛契夫及特勞柏格 (Leonid Trauberg) 兩人在一九二〇年代受到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在俄國電影中以風格化的布景、燈光和表演方式著稱，顯得非常與眾不同。他們曾在默片時代成立以演員為

取向的「FEK」學會(不凡演員學會)，來回應以蒙太奇為取向的庫列雪夫集團。

第二項為十月六日至十四日的第四屆紐約錄影帶展 (THE NEW YORK VIDEO FESTIVAL)，此次以名導演彼得·葛林那威 (Peter Greenaway)、山第·班寧 (Sadie Benning) 等許多電子媒體藝術家為號召，內容相當精彩。最後在十月十五日閉幕當天，播放重新修復完成的義大利新寫實主義大師羅塞里尼代表作品《不設防城市》等戰爭三部曲。

歷年台灣曾經參加過紐約影展的影片為全為侯孝賢的作品，包括一九八六年的《童年往事》、八八年的《尼羅河的女兒》及八九年的《悲情城市》。



《好男好女》劇照 新鋒影業提供

影評 DIY

文／貴胖花

男人和女人的戰爭？

你能忍受和一個女人(男人)分享你的老婆(老公)嗎？在《美得過火》中飾演令人跌破眼鏡的胖情婦的喬希安·芭拉斯科 (Josiane Balasko)，其執導的《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他》，給你及妳全新的想法。

傳統的家庭關係在此片中被荒謬地打破，大男人主義的丈夫羅衛在得知老婆紅杏出牆，而且是跟一個「她」之後，「雄風」完全被擊垮，卑微地回到老婆身旁當看門狗，見兩個女人相擁起舞時還不時丟出幾句尖酸刻薄的挑撥，像極了在其他愛情故事中，跟見老公和情婦交歡，憤憤不平的色情老婆。導演和編劇其實處理了很多傳統愛情故事的元素，諸如嫉妒、吵鬧、外遇等，只是藉由角色性別的對調，變換，產生了另人意想不到的趣味。

本劇中一再出現令人驚喜的轉折，如瑪麗喬、羅莉、羅衛奇妙的三角關係；瑪麗喬提出要羅衛給她一個孩子，以作為離開這個家庭的條件；後來三人又因為新生命的誕生而住在一起；及羅衛在一開始極力嘲諷女同性戀的行徑，到後來自然而然接受男同性戀的挑逗等。其實每一個轉折導演都在處

理值得玩味的問題，尤其對於同性戀者的關注如角色認同、撫養孩子的原始渴望。

影片中年近四十的女同性戀者瑪麗喬，男性化的打扮、堅強自立、孤獨地自己一個人開車流浪，早年被摯愛的情人傷透了心，在偶然的巧合下遇見令人心動卻埋沒在家庭中，不受丈夫疼愛的女主角，「他」體貼地稱揚她的美麗，她醉心於「他」的溫柔中，遂雙雙墜入情網。活脫是一段「男」歡女愛的異性戀愛情模式。若只是為了反諷傳統第三者介入家庭關係的老套模式，這樣的處理顯然是稍微刻板了些。

而在一開始瑪麗喬表示了要當

同性戀者就得接受沒有孩子的犧牲，到後來希望在過了生育年齡之前能有個孩子，而忍受她毫無性趣的做愛，也點出了同性戀者渴望養育孩子的掙扎。更有趣的是，導演表達了同性戀形成的多元原因，並非一定是自然生物性地喜愛男或女，在很多的狀況下，經由社會化關係而接納同性情誼，也許另一種想像不到的浪漫。

令人激賞的編劇、整部影片中飽和豔麗的色彩傳達著導演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他》劇照 年代影視提供

影像報馬仔

九月份電影資料館給你看

五〇年代中期一群年輕的評論家楚浮、高達、侯麥等人經常在雜誌「電影筆記」上批評法國的電影制度，之後，這批人紛紛抱著理想轉而去拍電影。一九五九年，楚浮的《四百擊》獲得坎城影展首獎，高達的《斷了氣》亦普獲歡迎，遂開啓了影史上重要的「法國新浪潮」的時代。這次電資館預計放映雷奈的《廣島之戀》、楚浮的《四百擊》、高達的《斷了氣》、及路易·馬盧《孽戀》等。

另外本月還將放映柏格曼的經典之作《處女之泉》、緊張大師希區考克的《驚魂記》及小津安二郎的《浮草》。洽詢專線：(02) 3924243



《廣島之戀》劇照 電資館提供

拍短片的人沒法度存活？「有關製作」給你小小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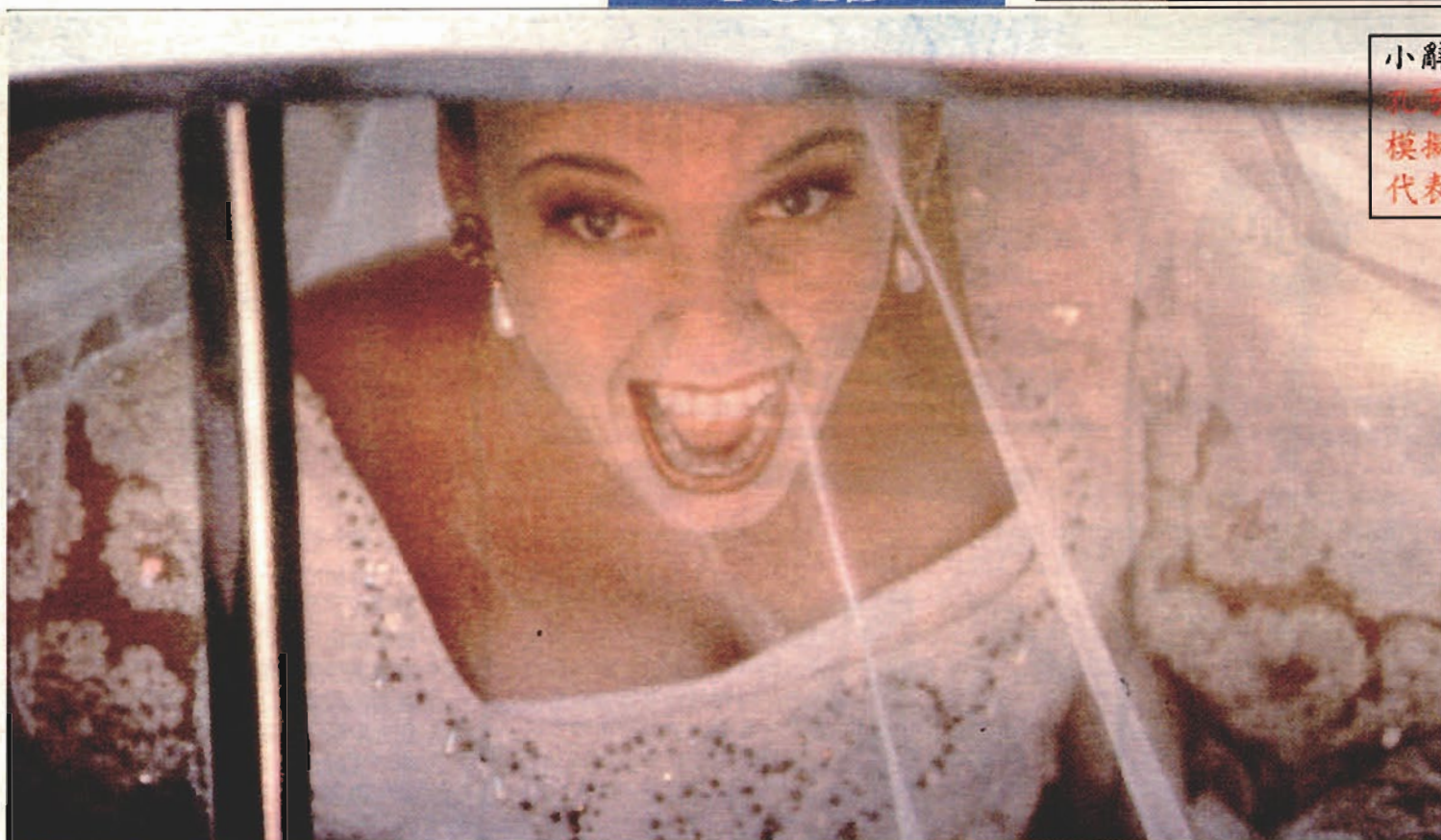
影像工作者關文勝發起「台灣一九九五」拍攝短片計畫，希望能結合熱愛拍短片的人，以出版的方式建立短片的通路，而不是只有放映幾場的壽命。

「台灣一九九五」計畫邀集十位影像創作者，各拍攝五分鐘作品，影片、錄影帶不拘，參與者可獲關文勝工作室「有關單位」三萬元補助。(02) 7714063



《7086MTV》劇照 關關文勝提供





小辭典：
孔一尤
模擬聲音的壯聲詞，
代表不馴



《妙麗的春宵》劇照 嘉禾影業提供

鏡頭一

芳達：個性奔放，身軀嬌小，因不滿小鎮的封閉保守而年少離家。在遇見妙麗後，成為刺激、改變妙麗生命樣態的重要因素

角色放大鏡

這款的孔一尤！



--「女人」在 Muriel's Wedding 與 Circle of Friend

文/林小雲

女人，或者說「女主角」這個一般印象中應該光鮮漂亮最好還是所謂美人胚子的角色，在這兩部片子裡完全被一股擊破圍牆的力氣和堅持自我的毅力所取代，兩個女主角都是瘦身美容中心會為她們感到「很抱歉」拼命勸著去減肥作臉那種體型樣子，被視為痴肥，沒有人看好，一般說來她們應該被環境尺度和人們無聊現實的言語搞得很自卑，但是影片中這兩個角色——被譯為妙麗 (Muriel's Wedding) 和賓妮 (Circle of Friend) 的年輕女人，她們卻並不就此被現實牽著鼻子走，或跟限制她們的力量耽溺似的死纏濫鬥。

在 Muriel's Wedding 中，唯有把自己封閉在 ABBA 音樂中才能感到稍微的舒坦與自我存在的女主角妙麗，被自大威權的父親以及周遭幾乎所有的人視為無用、沒有（結婚、追逐潮流的）前途，在她所居住的保守力量旺盛、女性出路單一（美貌與結婚）的小鎮，夢想結婚、渴望朋友接納、眾人贊許的妙麗，常常卻只能在受盡挫敗時失魂般的躲進被女朋友們譏為落伍的 ABBA 音樂裡，張大空洞無神的眼眸不由自主的撫平挫折下的無所是事情緒。

看似自閉的作法無形中卻維持住妙麗受壓抑而尚未發展的微薄自己，同時竟於被洶湧風潮看齊的簡易作法勾引。妙麗在不斷對生活探試的顛簸經驗中檢驗了環境尺度的不切實際，並摸索實驗出自己慾望的路途。擅自挪用父親的巨款到悉尼卡爾森度假是妙麗對抗環境壓力的第一個動作，儘管在一般概念下，盜用父親的錢或賭氣似的向著觀看入徑的朋友要回面子可能是不道德或有點好笑；而在渡勝期間遇見逃逸小鎮多年、人們眼中壞女孩的芳達，並與她一起遷往雪梨，抽離強力拘限她的空間與存在其中的偏見，是妙麗挑戰環境壓力的第二步。在一連串時空轉換與觀念遞變的遊戲中，新生活驟然的概念或希望與腦袋裡根深蒂固對結婚簡單而悲哀的夢想辯證性的出現於生活的紋理中。不斷向芳達撒謊聲稱自己有結婚對象以顯示其女性魅力（亦即有成就）的妙麗，在面對著尋獲自我空間的歡愉和偷父親錢的罪名、逃家的壓力、父親外遇收賄、芳達生病不良於行種種複雜交迫的內外處境時，一家家試穿結婚禮服時假稱的謊言與編織幻境成為其脫逃困境的手段，但這編一面要抓緊現狀契機，一

面沉溺於幻境的日子，終於在妙麗經歷一段充滿目的性的婚姻（男方是為了取得澳洲公民權以便參加泳賽，女方則是為了錢、對象的帥呆樣、婚姻的體面性）及母親的死亡後，充分醒覺了自己的虛妄與自私，以致竟棄好友芳達的病情於不顧，也看不見被壓抑得扭曲了人形但正真正關心她的母親被一時驕矜地冷落於她的婚禮。

從平實的生活細部與情感出發，妙麗這個角色鮮明陳述著一個受環境壓抑和侷限的女人如何從那狹小的格局中開放了自我並開創了可遊走的空間，在沒有任何理論導引的情況下，但憑現實之必須面對與自我之必須出現，妙麗在質地紮實的生活裡而不是教條或高曠的理念光環下，實踐者能夠實踐的自己。

《他們愛的故事》劇照 嘉禾影業提供



比較起來，Circle of Friends 是相形遜了很多，在舞劇上未必能夠充分達成它看似將有的意義，它之所以仍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於賓妮這個自主性強而又不矯情飾色的設計。在此，劇中入時奉納的性別意識型態將被一腳踢開。以人本的角度看，它純屬個人選擇應受尊重的部分，與進不進步毫不相干，但是賓妮面對自己的那份清晰，爭取所欲的勇氣，執行時的堅毅，面對科學教條時的敏銳質疑，卻是不容懷疑的具有進步性。

雖然 P. J. Hogan 是以爆笑喜劇形式處理生於現代澳洲小鎮的妙麗，而 Pat O'Connor 則將賓妮放在五〇年代保守的愛爾蘭天主教環境中，這兩個身形高大狀碩的劇中女人卻顯現某些一致的特性，並比在一起，更凸顯出不同款的「孔一尤」況味。

鏡頭二

妙麗：長相——被說成很抱歉不怎麼樣。

身材——高大肥壯的，約有一七二公分。

年齡——花樣年華的二十一歲。

嗜好——措敗沮喪時，躲入 ABBA 音樂裡。

最大夢想——與白馬王子結婚。

做過的壞事——為了不甘願女友奚落，偷父親的錢去度假；對好友謊稱已有未婚夫，並有男人為其爭風吃醋。不過這兩者都成為她反思改變的契機。

最好笑的事——第一次與男人擁抱時狂笑超過十分鐘；假結婚時笑到下巴快要落掉。



《他們愛的故事》劇照 龍祥影業提供

鏡頭三：

賓妮：長相——也是被說成沒人要的不怎麼樣

身材——高高壯壯，非常健康，約有一七五公分。

年齡——十八、九歲。

特色——求知欲旺盛，拒絕刻板、教條的生活，看到喜歡的男生眼睛會發亮。講話直接，動作爆笑。

影像輪盤

文



文 / 朱苾舫

攝影 / 丘德真

雄獅美術

創刊時間：1970年
發行人：李賢文
開本形式：從25開到8開到16開，從西翻到封面封底兩翻的豎體版與橫體版。



期號：目前為第295期九月號專題為「羅浮宮風景畫來台展出特輯」，預定十月號專題為「高雄的藝術主張」。

風格：1970年創刊的雄獅為國內首家的民營藝術雜誌，曾引領所有愛好藝術的年輕學子及有志人士一同走過台灣的晚近美術史，也吸引廣泛喜愛藝文之士來此擔任編輯一職，而留下極為嚴格而自成一格的編輯作業，同時，那也是其內容品質之確實的因素之一，曾在雄獅先後擔任主編的有何政廣、奚淞、蔣勳、李復興、王福東等藝文權威。

而一向予人美術純度較高、較為學術化、精緻化的雄獅，在1991--92年王福東當主編、楊智富當執編的時候，勛稱是其近年來的高峯期，特別是一場土洋大對決的筆戰，將雄獅在美術界的定位拉拔至頂點。也穩固其台灣首家民間美術雜誌的地位。

但其後，王福東、楊智富等人相繼離職，老闆兼總編後，便將雜誌大鳴大放的作法予以收編起來，改行較內部作業的安內取向，加上老闆近年受習於宗教，使得雄獅有越走下坡的趨勢；而逐漸與美術界失去常駐觀察的立足點，是其當前的尷尬之處。



台灣畫

創刊時間：1992年
發行人：黃于玲
開本形式：16開西翻 雙月刊
期號：第18期



風格：強調自然、寫實、台灣農村的台灣畫，是由一向經營台灣第一、二代畫家的「南畫廊」出資並發行的刊物，當然在內容上就相當篇重在老輩畫家或收藏家或在野隱沒者的介紹，形式上大多以自傳體書寫或感性介紹，與一般雜誌的報導性風格有相當程度差異。



炎黃藝術

創刊時間：1989年
發行人：林明哲
開本形式：菊八開 西翻
期號：第70期九月號專題為「60年代的台灣前衛藝術(1965-1975)」

風格：炎黃是首家創刊於高雄的藝術雜誌，標榜「生活的、文化的、藝術的」。在視野上便以南部為出發，而有別於一般的台北觀點，就內容言之，是以美術資訊、展覽報導為主的大眾化刊物。成立之初由三十位股東共同出資合辦的炎黃在今年三月曾遭遇客觀環境與內部問題而宣佈停刊，不過已於日前復刊，並在九月號歡慶六周年。

視覺寶果



DRAGON



速寫當前



雜誌臉譜

典藏藝術

創刊時間：1992年
發行人：邱永漢
開本形式：菊八開 西翻

期號：第36期九月號雙專題分為「如何衝破市場黑暗期」及「台灣藝評特別報導」
風格：以收藏家為主要訴求對象，因此在內容上也比較針對藝術市場的關注。幕後與「財訊」雜誌同一老版的典藏，雖創刊未滿三年，但企圖成為藝術界的「財訊」。其以專業經濟評估進駐對藝術市場的觀察是其一貫立場，也由此提供藝術界較缺乏的客觀、數據上的分析資料來源。從文物的保存、到逐漸進入藝術文化的的生活化、大眾化報導，是典藏逐漸轉型成功之處，也是其異於雄獅的學術化、藝術家的藝術生態的藝術市場考量。



此外國內還可買到的國外藝術雜誌包括 FLASH ART 的中英文版、ART IN AMERICA、ARTS OF ASIA、ASIAN ART NEWS、SCULPTURE ART NEWS、ART FORUM、ART SPONSORING、藝術新潮、美術手帖、藝術公論等，英、法、日文版。

其它尚可見的官方單位所出版的藝術刊物包括有故宮出的「故宮文物」月刊、北美館出的「現代美術」雙月刊、省博館的「文物」季刊及省美館出的「台灣美術」季刊。



藝術家

創刊時間：1975年
發行人：何政廣
開本形式：25開西翻
期號：目前為第224期

風格：雄獅的首任主編何政廣，在位五年後，即離開雄獅創辦了「藝術家」雜誌，並一手將洪通在其雜誌上捧紅，也使其初創期得以穩固不少。日前才風風光光地集合藝文界大大小小Y出席的二十週年慶，即充分反應其與雄獅較不問「世事」的特色。而何政廣的廣闊交遊與廣結善緣，為他累積了踏實的人脈與人氣。其資訊豐富、來者不拒的內容多樣化，是其一大特色，也是吸引廣告與買氣的原因，但過多的廣告或是與廣告不太區分的內文，及不多求品質而求出版速度等，是其為人垢病之處。但無論如何，現在它是目前「紅不讓」的藝術雜誌。



南方藝術 HOTART

創刊時間：1994年
發行人：陸曉春
開本形式：16開西翻
期號：第11期九月號專題為「藝術 vs. 284 大眾媒體」

風格：去年底由一群高雄的年輕畫家所發起並擔任實際編委的南方，在目前的藝術雜誌看來顯得有些「另翼」，因它不僅全黑白不發彩頁，在內容上也多以批判者的角度或嘲諷或痛批或發問，並特持南方觀點意欲以台北觀點對立，及試圖打破藝術與大眾的距離，感覺上多些開放性與可能性。但礙於時間緊迫或內容粗糙，而略顯薄弱。



解讀當前

藝術

雜誌

文／朱苾舫

攝影／丘德真



國內文化界一直留傳著一句話：「如果
想陷害一個人，就勸他去搞個雜誌社」
，而這句話在藝術界更為流行，且還有
後話「特別是叫他搞個藝術雜誌」！

——淺探其藝術位置

真的這麼難搞嗎？那為何每年總有一堆剛從校門畢業對文藝感興趣的新鮮人，總是前仆後繼地擁入這寥寥可數的藝術雜誌社，每個月領不到二萬元的薪水卻又一付甘之如飴的樣子？那又何以走進誠品敦南店的BI美術圖書專賣區時，卻又是琳瑯滿目、擺得滿滿的雜誌書籍，似乎藝術前景一片大好，在光鮮亮麗的燈光照射下，似乎一點都嗅不出藝術雜誌經營維艱的味道。似乎藝術品味就如誠品的「高雅」格調般，就像很多人前去花大把銀兩買下昂貴的進口原文畫冊後，回家卻可能連翻不翻地擺著當裝飾品。而藝術雜誌可就沒這種「好命」，而藝術內蘊更非可以如此高雅地被輕易買賣的。在這裡，我們就想探問台灣當前究竟還存活著多少的藝術生態，它們各自擁有怎樣的風格，又提供怎樣的讀者群？而它們在台灣的藝術生態環境上又扮演怎樣的角兒？

目前國內的民營藝術雜誌處在一種「老將新兵」分爭的階段，老將有兩家皆已邁入二十周年成年禮的《雄獅美術》與《藝術家》，其相互競爭的關係早已是圈內皆知之事，第一家民營藝術雜誌的雄獅講求慢工出細活的編輯內容品質，與專業化、理論的學術考究；而從雄獅首任主編何政廣，離開雄獅美術自創藝術家後，要求出刊的準確時間及內容上的廣泛性、多樣化，是故目前在雄獅資深編輯一概走光，老闆縮編接手後已有取代雄獅成為當紅，並具代表性的藝術雜誌，從其動輒兩、三百頁的廣告量即不難發現。

藝術雜誌的新兵，面臨在市場上已有雄獅和藝術家長久的經營下，分走不同的關注立場與切入型態，紛紛迴避前者以美術環境及藝術內涵的立足點，而改採或是更為鎖定特定讀者群。如《典藏藝術》，或是大眾化、生活化的報導姿態像是已停刊的《藝術貴族》和一度停刊的《炎黃藝術》，或者是乾脆在一向溫和有禮的美術界來個激進的策略作法，像是一批高雄青年藝術家搞的《南方藝術》，就頗具「另翼」性格。其中不論是老將或新兵，作法或訴求有所不同其共通點都以美術界為主要對象。好玩的是，一旦雜誌的觸角想要伸入、探延到其它文化領域，就像會遭到「天譴」般的難以存活。

以兩度出刊、兩度停刊的《藝術貴族》為例，原本只是「亞洲藝術中心」單純地想為同業間出個刊物關心並整理台灣的藝術市場，卻在創刊編輯的用心經營下闖出不錯的基礎名號，但出資人李敦朗當初只想得天真卻沒想到搞個雜誌這麼累，不只內容、還有發行、廣告等問題，三個月後便宣佈停刊，重新整理評估後再度出擊，其後在莊孟學加入股東後，更以大手筆的作為朝生活化、更為廣泛文化性的刊物邁進，也博得不少注目期待，不料衝得過猛、資金耗盡卻只能在一陣陣嘆息聲中再度走下舞台。

做為藝術界的常駐觀察媒體，藝術雜誌的確是志之士選擇值得投入的工作領域，畢竟要在其它雜誌或報紙搞藝術是不太可能的，而藝術雜誌的編輯身份也帶給有心於藝術者介入藝術環境的最佳途徑，這也就是何以其工資低廉、工作壓力及精神負荷龐大卻又相當吸引年輕學子的原因，而藝術環境中的其它環顯像是藝

術家、畫廊、拍賣行等，也都以藝術雜誌做為發聲之處、或是交流對話的空間，這樣的現象充份反映當前台灣藝術生態的領域狹窄以致的發言管道有限景況。而自然地藝術雜誌在此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媒體與權威者角色，就像是1991年底由於倪再沁在雄獅發表的一篇文章所引發的一場長達一年十個月的文字論戰，在此期間土洋兩派透過雄獅進行觀念、意識上的

相互檢驗與對話或是由此延燒的題外話，將原本平靜無波的美術大池塘激起大塊大塊的漣漪震盪個不停，在此若無藝術雜誌所具的傳遞功能與編輯的大鳴大放風格是不可能「造就」出長期的對話空間的，而也由此不僅創造雄獅的頂峰時代，也創造出活絡的藝術氣氛來。便具體呈現出藝術雜誌在藝術環境中所扮演不可或缺的觀察者，同時，又是時代探索者與發聲者的重要媒介。



展訊報馬仔

朱小苾輯

◎展覽主題：羅浮宮博物館館藏名畫特展

展期：9.17--01.15 (85) 展地：台北故宮文獻圖書大樓 屢批：此項特展勘稱為「羅浮與故宮的世紀之會」，兩座同為世界四大博物館的移地交流，同時，也是故宮慶落館七十周年的壓軸。本項特展係以羅浮宮館藏之十七世紀迄印象派的風景畫為主，並依此藝術史順序設定七大展出主題，都為國內帶來較為不一樣的展覽企劃風貌。此外，從此一大展即可看出藝術難得能讓企業間競相大手筆的合作，也令人深感大眾媒體之妙作能力。

是不容懷疑者。

◎展覽主題：吳冠中、趙無極油畫版畫展

展期：9.12--9.28 展地：台北玄門藝術中心 屢批：兩位同是當代享有國際信譽的藝術大師，他們同樣在華人及西方世界中享有極高地位。特別是其深具的東方詩情，和西方交會後的詩意揉合都是其藝術獨特的風華。此次主要係以兩位大師的版畫作品為主，便是考量其作品的天價難為一般接受，版畫則便宜多了。

◎展覽主題：黃土水百年特展

展期：9.2--01.07 (85)

展地：高雄市立美術館 屢批：這是一項近年來整理史實的最為辛勞的百年回顧展，勘稱為台灣第一位雕塑家，同時也是第一代畫家中追求藝術生命領航者的黃土水，在其英年早逝後，作品輾轉流離於民間過半世紀後的重新回溯整理，也由於史料及作品的不完全，使得這項應在去年舉辦的百年回顧展延至今年。展覽時間雖拖長，但仍將呈現這位全方位的雕塑家的作品，有人說看到他的遺作「水牛群像」就像聞到台灣味，而無論他作品中是否具有台灣意識，但其藝術內蘊卻



▲圖為吳冠中的作品。(圖/玄門藝術中心)

視
覺
賓
果



專業書店 酷迷客

文 / 林小雲
攝影 / 丘德真

漫畫聯合國 新紀元



酷迷客暢銷系列

灌籃高手 (24) 大然 井上雄彥

蠟筆小新 (7) 東立 臼井儀人

家有賤狗 (4) 時報 山本 termy

聖堂教父 (12) 時報 池上遼一

惡女 waru (1) 時報 深貝博

金丹 - 少年事件簿 (12) 東立 金成陽三郎

都市新貴族 (2) 東立 臼井儀人

邊緣地帶 (全) 東立 臼井儀人

美少女戰士 (10) 大然 武內直子

聖傳 (9) 東販 clamp



時候，台灣的漫畫出版與閱讀生態正悄悄的跨越一個新紀元，向潮來潮往般的男男女女宣告：一個通俗的視像閱讀新世紀已告別它的黑暗時代或過渡期而鮮明的在這塊土地上降生，並且越來越深入大眾。

有別於較早期出現、可視為鋪路者的漫畫便利屋，酷迷客強調漫畫聯合國的闊視野涵溶性風格，希望打破漫畫市場被東洋日本獨擅的獨狹性，因而你可以在酷迷客看到有限的歐美漫畫之台灣版、香港漫畫，以及台灣本土作者的作品。當然，來到這裡的年輕酷哥迷姐們心之所繫絕對不僅止於漫畫本身，其附加產品如海報、CD、貼紙、筆記書、各式各樣印有漫畫圖像的產品、延伸的錄影帶都成為他們尋獵的對象，原版精美的海報或漫畫、雜誌、CD，當然也令酷迷愛不釋手。雖然預設酷迷時，年齡層定得不高，但是成年男女酷迷的人口的確在穩定增長中，金啓華認為：對很多人來說，漫畫已漸漸成為電視、電影之外的最佳休閒方式。

漫畫進駐人們生活的尺度範圍是它之所以爬出地下暗櫃，浮現於商業機制之檯面的重要理由，其中既包括了休閒的部份，也囊括著藝術表現的層次。換言之，它本身具備了迪淺

人們必然要過視它的那些條件：諸如美感的、思考的、抒情的等電影。文學或通俗劇所涵蓋的內容，而以文字、圖像為聯合媒介表達，它不像文字全憑抽象思考，又比影像多些距離和空間，這使得漫畫能夠從早期晦暗的小租書店或書店的底層小櫃子漸次爬出，經過了漫畫便利屋草創階段，開始在人群中網羅大量酷迷客，而酷迷的劇增，連帶令小租書店也一家緊隨一家的明亮起來。

不過，真正的多元與原創還在萌芽時期，日本漫畫仍然占據市場大宗。最近聽說台灣漫畫家的作品在歐洲受到注目，代表年輕一代反主流市場畫風的麥人杰、平凡均有新作表達不同創作手法及意念，阿推的〈巴力入〉則被強力推介在法國的漫畫誌上，令不少關心漫畫的人欣喜若狂。看來，「國產之戰」才正要開始呢！



成立剛滿一年的酷迷客 (Comics) 公館店，此刻還懸滿了表示歡慶的紅色小旗，一進門，迎面所見的是會令酷哥迷姐們抓個小狂的商品打折區。擔任酷迷客企劃、也是公館店店長、從小愛看漫畫的金啓華表示：酷迷客成立至今，已有兩家直營、六家加盟店連環經營。

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當第一家酷迷客在公館那匯正對著新生南路的人潮匯集之地成立時

出版爆米花



Young Guns 流行網

- Young Guns 我們要政治搖滾
搖一搖統獨 滾一滾左右
- Young Guns 我們要非常改革
改一改黑金政治 革一革官僚文化
- Young Guns 我們要柔性顛覆
用另類的世界觀 創造另類的世代

FM92.1 全省放送

一個另類的電台
蠢蠢欲動的你

歡迎加入 Young Guns 家族

破週報

讀者意見回函

一個新的，充滿生命的，自發的文化經驗的產生的可能
而就此這份回函開始，我們將不是少數

除主流媒體政治社會文化勢力的經驗操弄外
它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可能，
這不只是一份新刊物，

基本資料

姓名：
年齡： 性別：
住址：
電話：
教育程度：(研究所 大專 高中 其他)

您對本刊內容的意見：

文字方面：

圖片方面：

編排方式：

每周專題：

您對本刊外觀的意見：

封面設計：

紙張：

是否需要裝訂：

其他意見：

您覺得目前本刊的價位：(太高 合理 偏低)
您認為本刊是否有必要增張：(是 否 無所謂)
您期待在那裡可以買到本刊 (書店 報攤 便利商店 其他)
您希望破週報舉辦那些相關性質的活動：

如果 你還有話要說：

請介紹「它」給你的朋友，
寫下他她的姓名住址，寄回意見函
我們將贈兩期的破週報給他 / 她和您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最後，誠摯地謝謝您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 帳戶	帳	號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2 2 8 3 2 9 5		
戶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 郵政 儲蓄 部	寄	姓名	
	款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人	電話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 帳戶	帳	號	帳號末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2 2 8 3 2 9 5		
戶名	台灣立報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郵局 郵政 儲蓄 部	寄	姓名	
	款	通訊處 (郵遞區號)	□ □ □
	人	電話	

虛線內備機器印
證用請勿填寫。

交易：0501現金存款 0502現金存款(無收據)
代號 0503集據存款 0505大宗存款

本聯由儲蓄局劃撥處存查
200,000元(100張)245×130mm
(60P. 橫)(上亞) 保管五年

破

我們在島嶼的中心爆發

作為島嶼邊緣的鏡子

黏貼處

郵票 DI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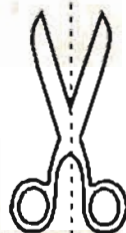
住址

姓名

破週報 編輯部收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溝子口) 台灣立報社

請延虛線剪下 黏貼後寄回即贈破週報兩期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通訊處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元以上。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或本存款單已經受理郵局寄出者，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通 信 欄	訂戶姓名:	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H)	(O)
	送報地址:	
	訂報日期: 年 月 日	
優待辦法: 即日起至十月底止, 訂閱破週報		
<input type="checkbox"/> 三個月(12期) 五百元		
<input type="checkbox"/> 半年 (25期) 七百五十元		
<input type="checkbox"/> 一年 (51期) 一千五百三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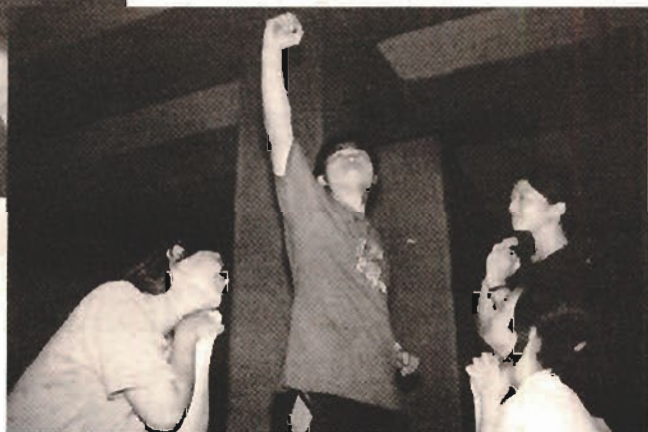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
該次劃撥事宜為限 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戒與哥劇照 攝影：昆瑞光

台南的天空

文 / 萬蓓琳



舊島蝴蝶蝶夢劇照 那個劇團提供

並不平等

那個劇團

成立將近四年的「那個劇團」繼今年三月於社區、校園巡演《暗戀桃花源》之後，九月十六、十七日再度推出新作《舊·鴛鴦蝴蝶夢》，同時亦是劇團成立以來第十五次展演。

關於「那個」的源起，一九九一年，一群喜愛戲劇的人，因參與台南市文化基金會劇場藝術研習營而結識，之後陸續演了一連串的小型演出，或是在某畫廊、或是街頭、廣場等，據他們的說法，是到九二年底才拼出「那個」這個名字，並正式推出創團之作「自畫像之死」。

在拮据的經濟狀況中掙扎是典型的台灣小劇場模式，藉由不斷向公家單位尋求資助，亦是大部份小劇場賴以維生的門路。但在有限的資源下，「追求無限的可能性」則是「那個劇團」堅持的信念與嘗試的

方向。
《舊》劇的編導林白瑩，自去年元旦發表處女作《院長診療室手記》蛰伏至今。談到這齣戲，她表示，這一年來台南發生了許多事，對她本身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衝擊，也在此時才真正和自己所在的地方對話。藉著簡潔卻詭譎的畫面、大量反諷的情節，交雜出美麗又現實的成人童話。劇中有天真卻又集謠言於一身的賣冰淇淋小女孩、純真待嫁卻將遭人遺棄的新娘、滿口仁義的鎮長等，藉由不同的人格特質，探討人性深層心理面。

比較特別之處的是這次有限量手工門票三十張及印刷版兩種票價，並有手工海報現場展售，「那個」期待讓劇場藝術更貼近觀眾的心。

華燈劇團

自居為台南劇場界龍頭老大的「華燈劇團」，自一九八七年成立至今，因結合天主教會的資源，發展的方式不顯同於台灣其他小劇場，甚至在南成立之初便擁有了自己的「華燈小劇場」。

由於成立的早，且在經費不成問題的條件下，華燈劇團由純戲劇創作演出，而逐漸擴大到推動台南地區的劇場藝術文化，如持續累積台南的劇場資源及風氣，又如今年年初「華燈」舉辦了兩台獨首見的戲劇節，邀請南北的劇團至台南演出等。

九月中旬開始，「華燈」將推出一系列新人新作，風格互異的實驗劇展，擴大團員發展的空間。系列中的四齣戲，第一齣戲《我·怨》的導演沈志偉從現今紊亂的社會中，尋出自己關注的焦點，探討一位因自小受父親淫虐而患有性格分裂症的女子，即使

在愛情中也無法自我控制，並企圖以戲中戲的形式，引導觀眾進入一種虛、實不確的場域，也許觀眾身旁就坐著演員而突然和你對話。

其他三齣分別為《畫眉》、《我不送你回家了》及《種籽哪一定生茶瓜》。其中《畫眉》談的是未婚少女懷孕的心態，最後卻給的是個圓滿結局；安定的婚姻是女人最終的歸宿。其實若是以如此的觀點反結尾來交代，是值得觀眾檢閱作者的反省力。似乎是作者無法對女性角色自覺與否的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索，以戲劇的形式來表現一種陳腐濫調式的意識型態，倒有些可惜。

走過了八年劇場歲月的「華燈」，也許在創作的原爆點上無法和掙扎於生存邊緣的其他小劇場相較，但其持續開放的空間對戲劇文化的關注及努力，是值得受到肯定的。

表演藝術版「仔」



- 九月十五日
台北曲藝團《說唱變練》
台北國立藝術館 (02) 2345610
- 九月十五至十七日
身體氣象館 1995 身體表演祭《當東方遇見西方》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02) 9295317
- 九月十五至十七日 二十二至二十四日
臨界點劇象錄《藍飛機》



- 九月二十九至十月一日
臨界點劇象錄《瑪莉·瑪蓮》第二版
臨界點劇場 (02) 5534493

- 九月十七至二十六日
義大利都靈芭蕾舞團
分別在台北、台中、桃園、彰化、南投、高雄、新竹、台南等地巡演 洽詢專線：(02) 9254193



- 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圖戲藝術劇團《說謊的人有點累》
高雄市南方小劇場 (07) 2248396
-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劍橋傳奇-美國 A·R·T 劇團《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國家戲劇院 二十八至三十日
- 劍橋傳奇-美國 A·R·T 劇團《鹿鹿國王》
國家戲劇院 二十、二十一日
- 美國劇場教父羅勃·布魯斯丁 (Robert Brustein)
國家音樂廳演奏廳 九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
- 多面向舞蹈劇場《體色》陶韻閣與新生代舞者聯展實驗劇場



- 十月十三、十四日
舞蹈空間舞團《終極芭蕾 1995》
台北社教館 (02) 7168888 樓 110



電子花車秀



1995

3589723401828504329817385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北國際

後

工業

藝術節

板橋酒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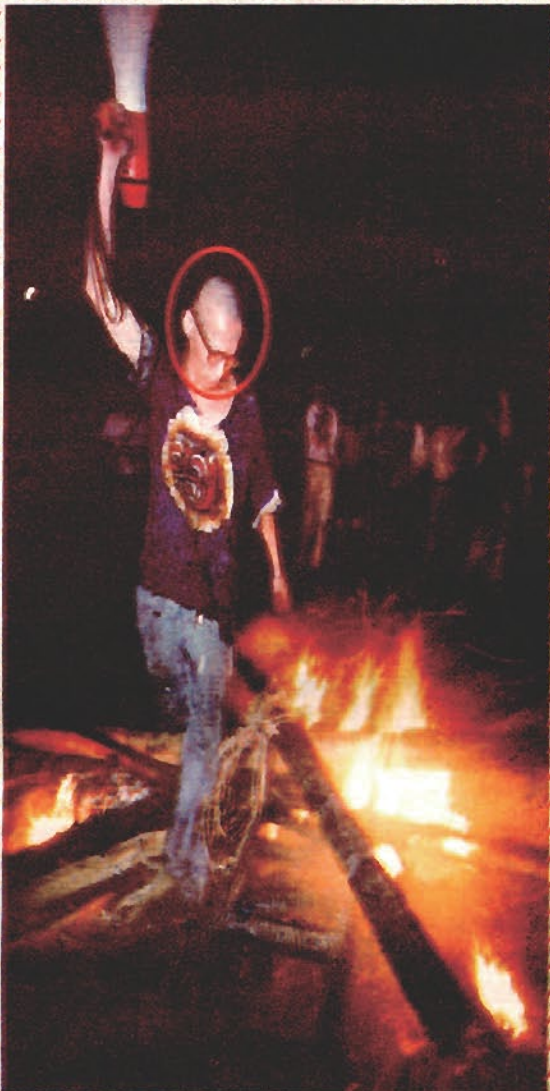
在一個被遺棄的時代，人與空間表演結束後

板橋酒廠就要讓位於板橋市區的重要地位，是現

代中鏡子裡主要的城市自我形象，一場藝術祭某種程度

上，它會與機械操作語言的「工廠」某種程度結合

，討論的是與工業時代的「工廠文化



現場目擊系列一

後工業藝術節

台北國際

攝影／丘德真
文／黃孫權



摩斯拉的秘密花園

後工業文化的開幕式

後工業文化起於 80 年代，在廣義的層次上，有一些文化運動的精彩意涵。基本上，它是對嬉皮文化與 60 年代「弗拉克魯斯」運動之反抗，它強烈標示其自我差異性格，與文化形式使用手段的不同。在嬉皮儼然已成為嬰兒潮世代的主政者，而弗拉克魯斯運動標舉著反藝術卻侷限於高級藝術學院裡時，後工業文化在各個次文化（叛克運動、酷兒運動、新國家運動、新左派及新右派運動）興起，以不同的生產方式與管道透過地下刊物、地下電台、郵件藝術、電腦網路及一些獨立公司所發行建立的網絡，進行角落邊地的零散暴動。支持其發生

的社會背景正是被有些社會學家所稱的另外一種說詞：「資訊社會」。簡單的描述，正如在第二天第一個表演的法國人 Fredrich 所說的：「因為工業再也沒用了。」

這次的活動取名為「後工業藝術季」完全是個偶然，或者說，是主辦單位不能接受繼續以「破爛節」作為通過公部門公文旅行的護照。如果要問台灣有否這樣的社會條件，板橋酒廠在表演後即將拆除透露了一點信息，地下電台與青年國際網絡（例如王福瑞自辦的「NOISE」與「零與聲」所建立的噪音與工業實驗音樂的國際網絡）的興起給了另外一個條件。

第一天流水帳

Killer Bug 是由遠藤一元所組成的團，是自己報名、花機票錢來參加的。噪音狂暴。摩斯拉則在此次表演中難保美譽，倒不是衣衫盡褪，而是表演出乎意料的好，而難保「小劇場恥辱」的美名。CCCC 的表演，在聽覺上是很特別的，一種精心安排的噪音，有點 ambient noise，可惜的是銅板與天線製造的金屬聲與風聲都被太重的鍵盤音量所壓過，使得 MAYUKO HINO 的手勢反而成爲一種沈默的舞蹈。來自瑞士的 SCHIMFLUCH - GRUPPH 自稱爲德國 EINSTURZENDE NEUBATEN 噪音團的取代者。SCHIMFLUCH 身體與噪音的直接連結，利用口含麥克風、狂吼和地域性強烈的牛鈴、手風琴與高科技的高低頻聲量，將現場帶入肉體聽覺的風暴。而其蔚興行一是從頭舞蹈最後，他們有一種噪音身體。最後，Allen 在台上放起了 TRANCES，到凌晨兩點半。

爲了什麼而來

有些攜家帶眷、抱著小孩的人走進會場令我相當訝異，有一位老伯在第三天坐了整晚也令我訝異。聽到場外許多來人說著：「聽說 CCCC 要表演 SM 啊。」，爲此而來的人不在少數。可惜的是，CCCC 再也不表演 SM 了。許多人在場外坐著聊天，並不一定進入「會場」參與表演。也許月亮可親，或許整個氛圍可親，更或許，來這染一身色彩而後可以告訴孫子輩或同儕曾經參加如此前衛的活動。我不知道是否有著另一個大眾說不出的原因，因為後工業社會的光譜兩極意味著更多的失業/棄業，和更多休閒，也意味著假期作爲生產與再生產協調的手段而有的彈性控制，例如連續假期。

第二天流水帳

現在在寶島新聲電台與阿貓共同主持「音樂靠邊站」節目的 Fredrich，與「人體舞蹈劇場」的 Kirk 與 Arlene 共同進行了一個多媒體 ambient - noise 的展演。錄音與現場節奏由 Fredrich 負責，幻燈片語錄影帶則由 Kirk 與 Arlene 完成。先由幻燈片（許多鸚鵡螺紋的迴旋，據說是水母的指涉）帶出 ambient 的場景，隨後跟著 Arlene 的舞蹈，慢慢加入很重的節拍和噪音的音響。這場表演是整個藝術季裡，最柔和的一個。事後 Fredrich 接受訪問時說：他們企圖說明一個非常基本的生命形式、遺傳學式的，從一開始的演化，然後一個個階段序列的演變。原本的 ambient 代表生命的簡單遺傳形式，然後慢慢加入較重的節拍和噪音，配合著 Arlene 的舞蹈，代表生命後續的變化。「視覺的景象一開始就被傳送至錄影帶，似風聲的聲音代表著水母的游動，你可以感覺到水母在游動，然而，那也很可能是一種資訊，因為科技的發達，使得人體的所有動作、血液、多唾液的聲音、甚至嘴吧吹樂器的形狀，都可以電子脈動轉化成數據，也就是資訊之流，而後又可將數據化的資訊轉換成音響。所以你可說水母的神經中有資訊的存在，或是資訊就是使水母游動的原因。我也可以想像（資訊的聲音）代表著神經的聲音，那也是你身體內的聲音。它可以製造很多，諸如情慾的聲音。」



鐵鏈電鋸的「孩童地鐵」



摩斯拉的秘密花園

關於噪音音樂烏托邦的因子

噪音是：任何形式的聲響 / Communication System 中的干擾企圖截斷訊號接收 / 外來無關的過度資訊 / 解放集權統制的手段 / 謠言 / 小狗小貓一齊叫。

文 / 粘利文



第二天流水帳續集

隨後是 Killer Bug 上場，看到抱著鍵盤狂舞是個新奇的經驗。接下來是英國的 Con - Dom。Con - Dom 的演出對參與者是很大的挑戰。但受限於他的語言和幻燈片的内容（肢體殘缺、受虐、槍枝等歐陸傳統能解的内容），作品的傳達打折不少。Mike 走到台下，或親吻、或壓迫、或撫摸私處，所有的觀眾都是被動的任其牽引，唯有一位女性觀眾，拒絕 Mike 的控制，打了 Mike 一巴掌，甚至拿了椅子要丟 Mike，她的男朋友也衝上去踢 Mike。事後，Mike 說：「我表演了近七十場，無論在歐洲或是哪裡，百分之九十九的觀眾都是被動的，台灣這位女孩的反應使我異常興奮，她使表演有了另外一種狀態，另外一種拒絕 control - domination 的真正參與。」「Fuck with Faith」是 Mike 演出的名字，簡言之，Faith 意味著人生活整體基礎，諸如信仰、宗教、媒體、婚姻、友誼、愛情，而 Fuck with Faith 就是 Fuck them all。Mike 也到了宜蘭的一家 PUB 去表演，在許多闖家光臨的觀眾前，當眾打手槍，許多觀眾嚇得闔上眼，但事後每個人都衝上去問問題，問了將近兩個小時，Mike 說：「台灣的朋友實在太神奇了」。

濁水溪的演出完全不同以往的表演。他們以一種台灣秀場很聾的 SM，結合音樂（有 hard - core、tech - no、punk）、幻燈片和劇場形式，演出一碼爆笑的台灣城市命運及其無關的胡亂指涉。其中的開腸刮肚（從病床上拉出的香腸被來演出的日本團體瞧個半天）、暴露男體、優酪乳灌腸、鞭打、男人強姦男人、和最後的燃燒人體模型、病床、小喇叭、鍵盤、吉他，令在場所有人目瞪口呆。一個男人在看時表演者（男性）強姦人體模型時，一直喊著：「嘎堵漏、嘎堵漏。」聽說他們終於完成自己的夢想。而 SCHIMPFLUCH 在表演完則直說：「They are very very naughty naughty boys。」「零與聲」（下一個表演團體）團員劉行一則說：「哇，待會我們還玩什麼？」

「零與聲」先前的演出完全是靜態的，以音樂配合事先剪輯好的帶子進行。在舞臺的兩側，一面以幻燈投射著「飛彈來了」、「讓共產黨統治台灣也好」等字幕，另一面則以影像暗合著飛彈欲來、坦克壓境、台灣如同超廉價的肉品塑膠包裝用完即丟（當然也可以暗喻著男女通俗的情愛或是台灣命運的坎坷之類的）。在後半場，劉行一扮成女體模樣，由一名男子騎著摩托車追趕衝入場內，所有在場的觀眾嚇壞了，四散逃逸，過了五分鐘之後，才知道這是「表演」的一部份，而非情侶鬧

場滋事。隨後，這名男子追上劉行一，將之捆綁在台下的桌子上，用餿水殘屑塗抹在行一身上，並強迫行一吞下生雞蛋，隨後，行一掙脫，又繞著全場跑，所到之處，就有餿水殘屑跟著飛去，搞得全場觀眾許多人都驚嚇的逃出，並有許多人被噴了全身的水，如此的遊戲繼續了大概 20 分鐘。

之後原本要接著表演的 CCCC，因為全場充滿殺伐之氣與惡臭，更因為在表演過程中，許多觀眾將椅子、餿水丟上舞臺，使的原本 CCCC 的器材受損，是故，MAYUKO HINO 覺得不適合再繼續演出。HINO 在事後表示：「我們的表演需要一種氣氛，一種安靜的磁場，前一場的表演非常精彩，我並沒有生氣或是覺得不滿，而是我們的表演需要一種寧靜的氛圍才能顯現出意義。」

攝影記者與參與者

公部門或者需要向上級回報，或是要將所謂的「反體制藝術」包裝成某種認可的藝術成就，需要證據來說明錢並未白花，是故請了不少特約攝影與影像記錄者來記錄此場暴動。加上媒體的記者，使得表演時的舞臺，充滿了攝影者的群像，干擾了原本極注重互動的演出。在第一天晚上，SCHIMPFLUCH 就用口水抹了許多攝影者的鏡頭，並將舞臺上的攝影者逼入角落，同時在事後，主辦的林其蔚並挑釁地叫攝影記者到後台去。第二天，Con - Do 脫褲將攝影者的攝影機強拉入「褲內」。那晚，有一位文化中心的特約記者與參與的觀眾起了衝突，雖然觀眾先對攝影者不滿，動手搶相機，但塊頭較大的攝影者用相機打了觀眾（所以相機壞了），並將其衣服撕裂。事後，攝影記者跟簡明輝報告，希望主辦單位處理此一事件。

不管攝影記者多麼的進步，或是所屬機構多麼的進步，要知道，作為一影像出版的生產工具，某種程度而言是販賣別人的演出，更要知道，現場的表演團體都有反媒體傾向，這是對媒體長久來的集體印象。現場的攝影記者或許真的應當背負原罪，或許只是集體印象的受害者。如果不知自己力量，就永遠是廉價的生產工具。

主流媒體的噪音

要定義噪音就如同定義世界一般難，但它的美學形式無疑根植於法蘭克福的「否定的美學」。將原本作為再生產的工具之旋律優美、結構嚴謹的「音樂」，轉換成挑戰溝通與揭露物化了娛樂過程。初期的噪音團體原本在表演形式就非常不同（這也是阿多諾美學上的一個重要觀點）。這並不是僅僅對劇場藝術與觀眾互動僵化的反省來界分表演的優劣而已，所以是文化左派運動。



濁水溪的優酪乳灌腸



Fredrich 及 Arlene 和 Kirk 的表演

中國時報九月十二日的影藝文化版，一篇江世芳專題報導名為「破爛藝術節，挑戰噁心極限」卻暴露了主流媒體的反動。不懂美學上根源也就罷了，還拿了什麼勞子標準尺度此次表演，荒唐地搬移表演團體的情節。「衝下台對女觀眾強吻強抱」的不是濁水溪，而是她稱為有著「音樂另類感的」優秀的國外團體 Con - Dom 的 Mike。CCCC 並未與「零與聲」爭執，如果她人在現場的話，而又聽到 HINO 所說的話。「沒想到她們的惡搞連外國人都不同意」，我事後訪問了所有的外國團體，除了說「零與聲」過於頑皮和神奇外，並無惡言。

噪音有拒絕溝通的本質，我想江世芳作得挺好。



又是摩斯拉



電子音樂 Electronic Music :

目前應用最廣泛的音樂，從最早的合成樂器 Synthizer 到電腦 Midi 音樂都包括在內，電子花車上用的也是哦。這是種高科技文明的標準產物，在四〇年代時，一群作曲家與電氣工程師共同開發出的。他們藉著音響實驗室中的機械使改變電波的震動、頻率等而產生出此「電子的音樂」。而電子音樂的發展也隨著硬體設備的更新不斷而快速發展著。它能產生極大的音域空間，且是超越傳統樂器的

有限能耐。恍惚的氣氛常被用於電影配樂，而複雜的節奏變化更成為舞曲的寵愛。由於利用磁場干擾使電波產生的噪音既刺耳又聾動，且操作極簡省事，隨手一台收音機就可以玩，所以近來愈多工業團體懶得打鐵而改玩電子噪音去了。像日本新興的噪音團體，多在比誰的電波音響大與切換速度之快。現代樂怪佬 John Cage 曾說過，他深信噪音在音樂創作上的使用將持續下去與擴大，直到達至一種經電子樂器幫助所產生的音樂，而它將使任一或全部我們想要用於音樂的聲響被聽見和獲得！

現場目擊系列三

第三天流水帳

第一個表演的團「鐵鍊電鋸俱樂部」(Club Vhain Saw) 與濁水溪有點相互呼應。灑狗血、畫圖與幽默的恐懼迫使參與者面對自己的恐懼。名為「孩童地獄」的劇碼，表現了小孩仔的黑暗、受虐、自殺與毀滅的衝動，當然還有大人們「合理的治療」、夢向與當然合法性的毀滅。

來自台中的 DRIBDAX 的表演，一度因為停電而中斷。中途有了類似「吶喊的春天」的敲擊場面，頗令人懷念。因為停電，場內的氣氛變得焦躁不安，開始有人在場外起火，將一些廢棄的木材堆成火炬，主

辦單位的簡明輝大概累積了前幾天的悶氣，開始破口大罵點火的人，與吳中煒有了口角。隨後請了警察將火堆散開。吳中煒拿了警報器(放著消防車的聲音)走到火堆中，繼續將火昇燃。圍觀的群眾鼓掌叫好。還有人幫忙將一些老房舍拆除。電來以後，DRIBDAX 繼續表演。接著是曾經來台參加第一次生活破爛節的 Monellaphobia 改組的「Oouchi Apart Fever」，以簡單而有日本大鼓風味的吶喊聲響演出，頗令人意外如此簡單的聲音卻有著如此大的力量。全場的觀眾也紛紛狂亂起舞。接下來的「BassHaHa」，是一個

零與解的表演



爵士鼓與鍵盤的奇妙組合，較之前團，他們的聲響充滿了具像音樂(Musique - Concrete)的傳承。

最後一個團是來自台中的 XJ (中文名為潑婦與走狗)，在人群氣力匱乏中努力演出。因為場控人員三天下來太累了，事前預定的各團大組合的表演因而停擺。Kirk 與 Arelen 最後以噪音的 Ambinet 結束了這三天的活動。

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

公部門與青年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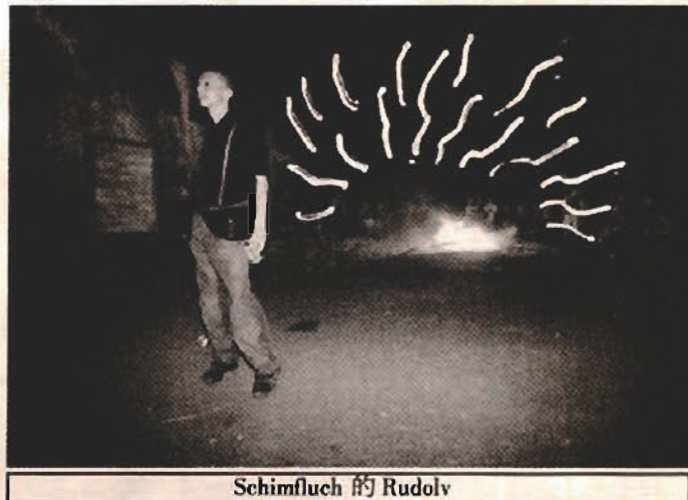
當公部門企圖接手一個青年自主團體的文化，它就必須容忍許多意料不到的場面。我們並不介意公部門的某些安排，諸如警察、危險建築的圍籬、流動廁所。而且，這次縣政府的舉動，絕對是國際上令人稱慶的典範。CCCC 的 HINO 就說：「我很難相會有世界上有政府出面舉辦這種活動，像日本政府就絕對不會。」但是，既然接手，就必須有些氣度渡過「文化政策」的迷思與陷阱，放棄某些既定的標準與危險的判定，以及對於藝術文化的成見。縣立文化中心絕對可在地下國際網路圈大大揚名，這遠比一些花錢的國際外交來得有效，而且這才是使得台灣進入世界舞臺的真正途徑。

反過來說，青年文化在此種場域中，自主性的受限與否，我們看到不錯的例子。雖著因為形式上的某些限制(例如燈光音響的場控要休息，使得表演的無法盡興、或是不能有太大的暴動、不能點火、不能在台上與表演者熱吻、不能同性親吻同性)。畢竟公部門的聲音薄弱，也沒也動用警察權干預。青年們依舊地自己找門路玩耍、自己做出嘉年華。



看到男人灌腸興奮異常

麥克風
Athene 的錫箔衣上連著可傳遞訊息的



Schimfluch 的 Rudolv

女體缺席與觀眾

整個藝術季，女體是缺席的。這為破爛節留下了一個問號。我們寧願說女體的缺席是因為結構性的限制，因為叛克一噪音一工業是男性陽具傳統。我們有女性的表演者，但沒有裸露的女體，更確切的說，是沒有主動攻擊、主動說話的女體形象。

另外，觀眾的互動顯然不足。除了因為被沾到餽水，憤而衝上丟椅子外，除了那位與 Mike 打架的女子外，很少有人干擾故事的進行，使的所有演出變成一種舞臺的「說教」，台下的人變成一種「欣賞」。或有人上台與之同樂，或有人台下狂舞，或有人藉著高度的聲響將思想活生香壯。但是，表演自主了以後，我們應該問問參加者呢？

板橋酒廠

表演的場所向來是所有活動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作為一空間相斥的選擇，其政治意涵並不亞於音樂或表演。自從第一次河堤破爛生活節開發了台北縣最大最美麗最無人使用的河濱公園後，許多活動開始密集地在河邊地展開。吳中煒獨特的敏感與工人氣質找到了青年戰線的新都市陣地。河濱地地對比於富麗堂皇的國家劇院與個個昂貴的表演廳，正如此類邊緣藝術對應於流行、高級的文化商品。也說明了青年文化所處的社會位置。

在歐洲，所有工業/商業的殘餘成為年輕活動的最愛，所以 Ravens 最喜歡在廢棄的工廠、超級市場等地辦舞會。如果拉出一些歷史視野，我們便會知道空間與青年文化是如此相關

相息，叛克搖滾的根據地是車庫、hous 與 acid 都在小酒吧發展，連 Woodstock 的場地原本都是一作少人顯知的農場。佔據新的廢棄地、開發無人注意的地點，是年輕人在無錢有閒下的爭取說話空間的自主革命方式。

板橋酒廠目睹了事件之後，就要功成身退。年輕人得在找出另一個成人世界廢棄之地，夥同著社會敵意，還有內部的矛盾繼續下去。板橋酒廠作為工業建築，其具有的「生產性」性格正是摧毀自身最好的理由，因為生產性建築不能反抗自身工具宿命的本質。板橋酒廠是一個歷史典範型的自殺犯，成為兇兇者與被謀殺者。這是歷史的問題，並不是單單因為主辦單位選擇了它。

所以，下次拆古蹟前，先通知一聲吧。我們一定可以為它舉行一個盛大的葬禮做為自己世代的生日派對。

具象音響 Musique Concrete :

概念在將外界大自然的各種聲音如風聲、水流聲、金屬聲等聲音用磁帶錄製後，再靠著磁帶轉速、重疊、複製等方式拼貼出另種聲響，往往帶來一種超現實的聽覺經驗。最早是法國一作曲家 Pierre Schaffer 在創作，後以巴黎為中心慢慢傳開，具象音樂的趣味所在便是把自然熟悉的聲音轉換成全新的陌生聲響，是種音質的較量遊戲。想想看，哪天當你在聽著某組合的一首曲子時，它的主題可能來自車庫、人類排洩時發出的

的聲音與碎玻璃聲時，也要不禁感嘆聲響的空間多麼自由了。前陣子還曾流行過的太空音樂 Space Music，將各行星發出的宇宙電波錄下，也是具象音樂的一種。在國際地下工業噪音界中，尤以法國許多藝人擅長使用具象概念，組合出甚多具美感的聲音風景 Soundscape



後工業



台北國際



藝術節



關於噪音音樂烏托邦

工業之聲 Industrial Music

在前述背景裏產生的工業之聲，聲音來自電聲、機械運轉聲、敲擊金屬零件、電鑽等工業化社會充斥的聲音。此名最早出現於一九七七年英國團體悸動軟骨 Throbbing Gristle，他們在一次具 Fluxus 意念的關於國際媒體機關的裝置表演中開始涉入音樂領域，喊出 Industrial Music For People 的口號，其自組的唱片廠牌便名為 Industrial Records。從此引發且宣示了這種聯結各表演藝術，以音樂主導力量的新風格型態，並得到世界

性的接受與發展。他們聲稱涉及的是現代的情報資訊戰 (information war)，被體制長久壓制的強大能量藉由音樂爆發，暴露出的性變態、精神異常、極端政治理念、虛無毀滅是其用以抗爭的恐怖手段 (terror against terror)。此外工業樂團在演出中加入許多額外素材如影像視覺、行動等因子，也持續汲取反文化的宗教、文學思想作為原動力。工業噪音目前在歐、美、英、日等地盛行，因著噪音的無限性，它將繼續國際化路線在各處地下蔓延毒藥。

葛的 事後諸葛 東西問西答

錄參與者：黃孫權 (破週報總編)
吳中燁 (此次活動的主辦人)
林其蔚 (主辦人，同時也是「零與聲」團員之一)
蔣慧仙 (自由棄業青年)
張育章 (自由棄業青年)
整理：王錦華、陳香君

黃孫權：你不可不談談後工業文化興起的脈絡，以及你將他們引到台灣的企圖。

林其蔚：我隨便講一點，不知道是不是針對你的問題。其實，摩斯拉跟濁水溪最後會變成那樣，真的讓我嚇壞了。裡面的東西，都讓我感到非常驚訝。(摩斯拉向來以小劇場馳名，而此次其全裸的舞台劇演出是一次精彩、突破的表演；濁水溪則多表演一些搖滾硬蕊 PUNK HARD-CORE 的音樂，這次破例以噪音和劇場的形式演出。)

黃：為什麼？
林：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做那種東西。你也了解，濁水溪跟摩斯拉，原來是什麼樣子的。結果，那天在台上的那個樣子...啊...完全不是原來設想的那樣，完全是偶發的事件。「零與聲」從錄影帶以後，完全是偶發的。原來的表演比較 intellectual，比較智力、單純的。

蔣慧仙：中燁，去年你籌畫的破爛節的空間與展演形式，與這次的设计似乎有極大的不同，不知道你自己覺得如何？

吳中燁：感覺喔，我感覺應該是很獨立的感觉。是單獨的，基本上沒有很大的情緒。

林：感覺上，嗯，還蠻同質的感覺。就是不管我們主動邀請的三個團體 (包括瑞士、英國、日本)，跟其他自己報名的團體還有一種整體感。

吳：你當然可以說是專事一壠，但在我那種單獨的感覺之中，這與這次活動真正的感覺並沒有太多關係。只能說是多花點力氣，可以搞點東西，然後下工了。沒錯，下工了。

蔣：你講的同質是...
林：同質就是有一些相同的東西吧！我覺得這個東西跟其他表演最大的不同是，它其實是狀態的一種結果。它只能呈現現下的這種狀態，所以用藝術的標準來評斷它是沒辦法去過來的。我覺得很多東西談藝術沒什麼意思！

黃：那這次與官方合作過程，你覺得怎樣？
林：還每拿到錢，不可以說太多。基本上我覺得還不錯，之前的情形例如一些形式上的要求，例如開記者會、發新聞稿，在雜誌寫寫文章等等，都還可以接受。之後的反應，你也看到了。

吳：本來我是想在去年同樣的場地舉行，但是縣政府說北縣出的錢為何要讓台北市享受，他說的「享受」。我只想到讓表演有真正好的場地可以進行，此外沒想什麼。

黃：所謂「偶發」這東西在後工業、噪音團體中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
林：這東西在二、三〇年代，什麼連連啊之後，那些東西還是被留下來。

蔣：可是那天餓水不是事先蒐集的嗎？
林：餓水絕對是事先蒐集的，但是那個狀況完全是偶發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是目前

只有 PA 一個人發現，就是我們用了一個極高頻的一個強力音效。事實上你聽不到，但是你會感覺到強烈的緊張，個個穿整個表演。這其實是第一次的實驗，我們以前拿自己做實驗，但在公眾場合這完全是第一次。這其實跟放火一樣，但又比放火更危險，因為它看不到！我想當場的狀況，我不知道有多少是受那強力音效的影響，但是我們肯定有。

黃：你們常說噪音聽久了，腦袋裡會產生一種「腦啡」，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林：其實不只是噪音，搖滾樂、龐克音樂也是一樣。只是噪音用的發聲習慣更直接。(有人補充說是一種內分泌、一種興奮劑；因為腦部結構痛苦區與快感區相連，所以有時候屁股打一打、頭咬一咬...還沒說完，黃馬上就問：這是你的經驗嗎？)

林：不要去年那種快樂的想法來想今年的東西，今年那些團體就不是做快樂的東西，根本就是做非常痛苦的東西。不是講藝術！我是講痛苦。講藝術的痛苦，就太曖昧了。

黃：你們是不是還是有提企劃案給公部門？
林：簡明瞭一向就是覺得「反體制」藝術很棒。但這種事情，你要做了才知道。他們又從沒辦過國外這種活動的經驗，一聽到這種活動，就覺得非常興奮，一直興奮到節目開始，哈！哈！哈！

黃：我覺得非常好奇的就是，整個活動中似乎像在進行一場青年外交，不知道你們自己覺得？
林：我是覺得因為他們一個比一個上道，就是非常專業在搞這個東西。這些團多是去年破爛就邀請的。

蔣：我覺得你們這個活動可以出個英文版的上網路，會很有用。
林：這個東西以後會做一個比較好的整理，做世界宣傳。像 Schimpluch 和 C.C.C.C. 他們回去，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發行網路，所以在歐洲和日本都會有一定的宣傳在。

黃：我還想問個問題，這個問題可能跟政治比較有關係。就是去年在做破爛生活節的時候，我的感覺比較像是親密團體的文化；今年好像擴大了，至少我在看「零與聲」前面的 video 部份，你們把中共要攻打台灣，像飛彈、戰車的聲音納進來，我不知道你們辦這個活動是不是有企圖要在政治上發言？

林：政治企圖啊？我覺得很簡單，媒體會把一些東西變得自然，就是什麼東西是怎麼樣、什麼東西又是怎麼樣。其實語言是很奇妙的東西，你說這樣才對，我說這樣才對，就會打架，對我而言是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把一些任何媒體都看不到的東西，把它做出來，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另一方面，是一種合理性吧。其實我現在就在對「零與聲」合理化，然而這並不值一錢。

蔣：那你覺得這幾天的表演，在惡劣的空間裡面，很多東西就像一個實驗場？
林：對！完全正確。其實它是戲謔、即席反應的。它是敲打、拼湊出來的東西，而不是一種預先設

計好的建築。其實整個東西很完整，是一種即席的完整。

黃：在整個活動，我們發現女體是缺席的。我們看到了很多男生不斷在裸露，女體卻沒有被看到，這問題當然有一些社會性因素。可是在即性表演中，女性觀眾或是有女性意識的觀眾的反應，似乎是沒有捲進去的。

林：其實地下文化本來就很男性傾向的，這樣講，不知道會不會有偏頗全，其實一定會以偏概全啦，但就量來講是有這樣一種現象。

蔣：就現場的情況來看，的確可以說是某種程度女體的缺席啦。因為現場男體的裸露，那種快感，我覺得是一種集体的、公共的男性手淫。對，這種狀況，除非說女性地有足夠意識與行動能力能夠說去改變這個互動。其實，Con - Dom 有一點點做到。

林：其實你們講的狀況，我實在不想講，講出來上媒體實在是摧毀他們的表演。

黃：那你就摧毀吧！
林：第一個去椅子的那個，跟他女朋友是密友。所以說，他們根本就認識，很熟啦！第二個那女孩子，雖然是被動的親吻，但她正好是女性性戀。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都還有進步性的。所以，這和大夥表面上看到的表演，完全是兩回事。這是很細緻、很好玩的東西。你們或許可以從這個方向來理解「零與聲」的表演，那種語言的方式。

張育章：那天在現場有幾個國立文化中心的人，好像說：本來以為會怎麼樣的，結果不過就是這種東西！反正年輕人嘛！就給他們搞搞，發洩發洩。對於這種「發洩或過火論」的態度，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因為，就好像現在社會上普遍認為對於這樣活動他們可以容忍，但就僅至於容忍，而不願去認識這個東西是什麼。那事實上，這態度對於想要不只是自己搞東西的表演者，好像變得有一點冷淡。

林：你這說法好像比較適合臨界點的表演。可是這次做的事情，對很多人來講，我覺得已經超過了他們忍受的極限。

蔣：這次的音響器材好像挺昂貴的哩！那在沒錢的情況下可能搞嗎？
林：不可能！
林：其實也沒貴到什麼程度啦！只不過要十萬出頭。

林：如果破週報真的要辦的話，其實我建議你們可以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就只有工業，這種超級邊緣、怪異的這種東西；其實一些另類團體，像是新浪漫、龐克啊，我覺得很好啊！

事後諸葛東西問西答餘論轉載第 20 頁

福魯克薩斯運動 Fluxus :

六十年代時 George Maciunas 辦的藝術雜誌就叫 Fluxus，他後來將一群性質近似的藝術家列成一串資料，Title 便稱為 Fluxus。Fluxus 是種對藝術的態度，反對複雜嚴肅，大多參與藝術家不願給它個明確的定義，所以 Fluxus 可以是追求單純架構的、非劇場的、針對單獨自然事件的普遍特質。一個目標、遊戲、謎題或插科打諢。約翰凱吉 John Cage 或杜象 Duchamp (達達主義大師) 的混合。一場 Fluxus 的音樂表演可以是二人在舞台上吹笛音喇叭，上面套著橡皮手套，當手套被吹脹飛向觀眾時便結束。作曲家 La Monte Young

著名的曲子 Composition # 是在演奏廳內釋放一群蝴蝶，讓牠們飛翔。# 是在聽眾前的桌上畫一條直線，# 2 則是燃燒火堆。Fluxus 在音樂的態度正如 Young 所言是 Anarchy 式的：「以前音樂碰到最大問題是人類一直試著讓聲音作我們想作的。如果我們對學習聲音真的感興趣，就要允許讓聲音去作它們自己而非硬迫使其適合我們的存在 (聽覺) 習慣，如此被奴役並遵照我們意願的聲響將一無是處，因為它只是純然地反映出我們想法而已。只有在相異的存在前狀態中試著體驗聲音，才能獲得新的知識。若你認為這態度太極端了，那你認為聲音該也要聽聽人類的嗎？」

怒罵沼澤團體 (Schimpfluch - Gruppe) 是由瑞士蘇黎世的一群藝術家聚合而成，他們的行動包含了錄音製作、表演藝術、展覽裝置及廣播藝術等等，皆是以非傳統的獨創式概念結合幽默、能量以及實驗性。以下節錄了一些對這一次來台表演的魯道夫 (RUDOLF EB - ER) 和約克蘭 (Joke - Lanz) 的訪問：

Q：你們是否有一個特殊的背景？你們是否被一些以前的藝術運動如達達主義或義大利的未來主義 所影響。

A：我們的背景並未受任何特別的運動影響。我們試著從許多重要的運動中學習但不成為它們的一份子。很多人認為我們是新達達，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作品中使用了一般的幽默感，使我們獲得 不平常的進步。

Q：在你的創作裡，音樂與噪音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分野？何時噪音成為音樂，又何時音樂成噪音？

A：這就好像是樹是木頭椅子也是木頭的問題。音樂是娛樂 (entertainment)，而娛樂就是變成運 鈍和愚笨的第一步。噪音超越音樂，噪音就是生活：聽它、看它、嗅它，感覺它！我們不是在「做」噪音 (play)，我們在「過噪音生活」 (live)。

Q：「精神陣線」 (Psychic Rally) 此一廣播節目性質如何？是傳統的形式嗎？你們如何組織此節目，又加入何種素材使其具有特色？



CON - DOM 在這裡不僅僅象徵人工對自然懷孕過程的控制，也是「控制統制」 (Control Domination) 的縮寫，如果要以簡單的詞彙來描述 CON - DOM 的表演，那就是：高強度的聲音，加上一個更強力的人聲，嘶吼著關於納粹、宗教信仰等題材，將「音樂聲音」 (musical sound) 的概念帶到極端——純粹噪音 (pure noise)，並將領域擴張至影像、繪畫、肢體表演……等方面。以下節錄自地下刊物「Vital」對 CON - DOM 此次表演計畫的執行者 Mike Dando 的訪談。

Q：CON - DOM 似乎特別強調現場表演，為什麼？

A：以聲音的原始主義 (Primitivism) 做為起點，於表演中再製造出音聲的現場 (sound live) 是的，因為聲音、音本質上就如同現場音聲 (live sound) 一般是有且近乎粗糙的。CON - DOM 之出發點是「對抗式教育」 (EDUCATION THROUGH CONFRONTATION)：經由聲音、影像、個人肢體之呈現及只有現場的直接接觸才創造得出的不可預期之可能性來造成和觀眾的立即對立：歷史地說，是一種企圖想再創造出如大規模的政治集會或宗教教派的東西——對控制力的一種模仿，現今則轉至一些強烈的個人經驗的反應。

從最實際的觀點上而言，現場——媒體呈現比相對上較封閉的錄音帶銷售網路而能及於更多，且各式不同領域的人。

Q：請大致討論一下你表演內容中特別強調的主題？

A：加強關注的兩個領域：關於「正確」的信仰系統及宗教信仰。信仰是以忍受 (enduring) 的概念而呈現出來。我的一些

A：「精神陣線」是在蘇黎世的另類電台 LoRa 每月一次的廣播節目，就我們而言它是一項實驗，看看利用這種媒體，我們能做到什麼程度。我們使用一些世界各地的聲音素材 (大部分是刺耳的噪音、奇怪的以及環境聲音等)，在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內我們創造出獨特的聲音拼貼把聽眾的心智 炸成碎片！我們也在錄音室中做現場表演／行動、電話表演等等。

Q：在你們的一項作品「毀滅意謂著進步： (Destruction Means Progress ...)，我看到一種概念，你們好像不是指肉體的行動 (拿一把斧頭摧毀一件「東西」)，而是在指涉另一種型式的摧毀 (例如社會成規、傳統等等……)。

A：摧毀傳統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用肉體或非肉體的行為來實踐，在今日的社會很難逃離操縱的，必須要保持警覺，現代文明和它對宣傳、大眾媒體、政治……的濫用，會限制和阻礙你自己 本身的想像和創造力。我們必須試著尋回嬰兒原始力量的根源來發現我們自身生活和美的感受。

Q：我讀到你們的一篇宣言在其中你認為較好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脫離體制的生活……這似乎是無政府主義 (anarchist) 的觀點？或者，你們嘗試以個人的詮釋來傳達這種解放的思想。有時你們 好像顯現出一種真實的「叛客」 (punk) 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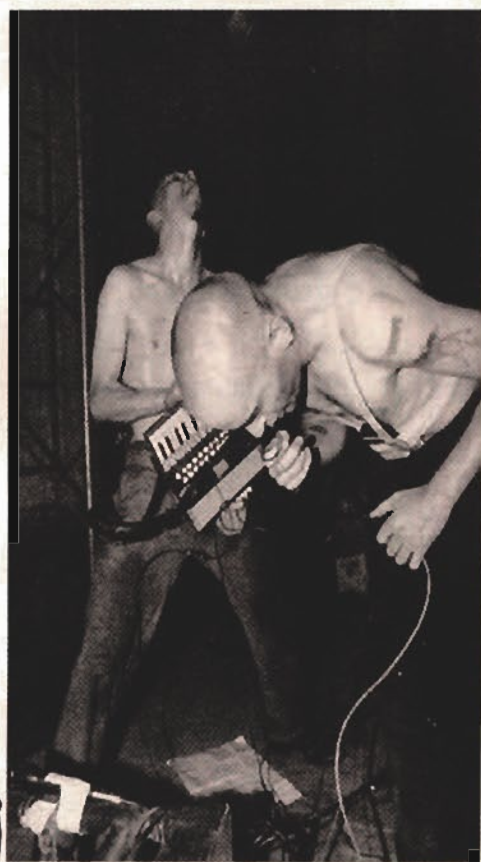
相關計畫探討宗教信仰的本質特別是其固有的偽善，藉仁慈之上帝此一概念將人類的暴行和受難輕易地調和了，我則試圖打破此一矛盾。相反地，我也嘗試加入此一想法：宗教信仰是自我的盲目，唯一的好的信仰就是沒有信仰或信仰自身。

Q：你認為別人在你表演時了解你說的內容嗎？



Mike 在演出 Fuck with Faith 之神情

A：安那其 (Anarchy) 這個概念只能從每個單獨的個體本身而不是一個運動來理解。體制總是對抗著個體的存在，體制是為大眾所建立以支持父權中心的、使人信賴以及尤其是資本家的社會結構，叛客運動在當時興起是一有趣現象。它給予了人們一種自由的創造性來做他們想做的事情；任何事都被允許，但我們並沒有此意圖想讓我們的許多作品看起來像「叛客產品」 (Punk - product)。



Schimp fluch 的噪音神態 攝影陳俊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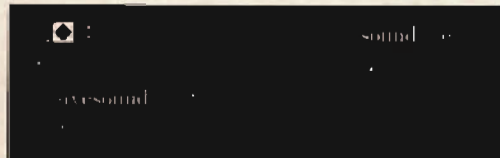
A：即使所有的視／聽資訊現在他們眼前，他們能了解我的訊息嗎？絕大部份是「不能」——很遺憾地大部份是「制約症候群」 (conditional syndrome) 在主宰，一些眾人皆知的意象或象徵 (例如納粹的字——一個老是得到一成不變回應的用爛的象徵) 總導致了和原點完全斷裂及對所有其相關之符碼做出有偏見的詮釋，人們已喪失對顯而易見的事物的觀察力以及利用可獲得的資訊形成自己的觀點的能力。

Q：AWB 發行一張選集中有一首你的作品，而 AWB 是一種族主義及政治極右派／保守組織，你卻不是，對此你做何說明？

A：CON - DOM 在接觸或牽涉政治信仰的問題時不會採取差別對待或退縮、逃避的態度。它可能採取的方式是對此類信念做出評論。

CON - DOM 對任何種類的態度都感興趣，不論是政治、哲學、宗教的或其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和其聯盟而合作。

如果我自身沒有相同的經驗，許多種私人性地對某些特別的狀況感覺強烈而做的反應，我不願做出評判。我自己也是生活在一個多種族混合的環境，但也不屬於會激怒 AWB 的那類族群，我亦會被在一個混合人種的社會所創造出的經常性感覺的氣氛所影響——一種潛伏的挑釁、憤懣、緊張混合著某些特定文化上已養成天賦的自大。基於以上所言，他們的經驗能引起我某些共鳴，且當然比起盲目地憤恨可以看得更多、更深。



C · C · C · C ·

C · C · C · C ·

文 / 劉行一

於六十多部成人電影演出並三度獲得女主角獎項的色情女王 Mayuko Hino 為日本表演團體 C · C · C · (亦即「宇宙共時控制中心」Cosmic Coincidence Control Center) 的領導人，C · C · C · 成功地結合了噪音與 S / M，於虛無飄渺的電子聲音、電子小提琴、苦澀呻吟的人聲及合成器等混合而成的噪音流中配合著繩綁、酒煙等 S / M 表演和日本舞蹈，營造出色情唯美的意識。以下摘錄香蕉魚 (BANANAFISH) 雜誌對 MAYUKO HINO 的訪談記錄。

Q：妳作為一位舞者，噪音工作者以及表演者而積極活動，在妳的觀念中，噪音和表演有何分別？

A：即使在這些活動中它們的呈現方式不同，但對我而言，它們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我是從戲劇、電影發展至舞蹈和噪音表演，並不是從音樂開始。在戲劇和電影中，你必須講台詞。常常這些話對我而言都是謊話，我痛恨對自己說謊。而舞蹈沒有任何台詞，我覺得這是表現自身的一種比較好的方式。後來遇上 Merzbow 的 Akita Masami 而開始認識噪音世界。我覺得拿一塊金屬來製造噪音也是非常適合我的一種形式。無論如何，所有這些形式都意味著自我呈現且在內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

Q：在 C · C · C · C · 的表演中有時候好做肢體表演，有時卻只製造噪音，妳是如何決定的？

A：這總是和在一特定時間裡我所感興趣的事物有關。我已不準備再做任何 S / M 的表演，但在某方面，它們使噪音更容易地讓人領悟到箇中的

意識，而我也發覺某些人並不因為這些表演而得到更清楚的理解，反而使整個演出更為晦澀難明。況且我對 S / M 方面的探索已足夠了，從演戲起就已有大量的 S / M 演出了。而噪音和 S / M 則非常相近。

Q：是指表演者是虐待狂，而聽眾是被虐狂嗎？

A：表面上似乎是如此，但實際上並不是，發自在的 S / M 表演是不真實的。有兩個基本角色，但在行動中，「演員」已超過了它們。持續一段時間後，角色的分野將變得模糊。

Q：聽眾是怎樣因為噪音而變得「主動」？

A：聽眾在強大的噪音中持續一小時，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事發生。而聽眾期待某事發生。因為這種期待從未被實現。他們只好轉而向內在尋求某種事物。這就是我想要誘發的一種創造性過程。在一場表演中，我的雙腳被綁在一起且身體被扭曲地吊到腳踝的地方。當然一開始這非常痛，但不久你就超越了痛苦而開始了腦啡 (endorphine) 的分泌，記憶消失，腳的知覺也失去了。這種感覺真棒！長時間將你綁成一固定姿勢會使你肌肉疼痛，但你會超越疼痛而得到快感。噪音也是如此。一開始太吵了你的耳朵感到不適，但只要忍受一段時間後腦啡就開始作用。

Q：C.C.C.C. 是一個政治性團體嗎？

A：只有我是。其他成員表示他們不想帶有政治性。

Q：既然政治是無法迴避的，妳的政治理念為何？

A：反抗性的。自由透過反對而得來，在日本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大部分的「自由」是被操控和限制的，狀況不能比現在還更糟了。

Q：妳能談談日本次文化的情形嗎？

A：日本沒有一個已建構起來的次文化系統，雖然如成人錄影帶、S/M 酒吧和雜誌等地下色情王國非常龐大，但不能稱其為次文化。也有很多所謂地下小劇場、電影、音樂等等，但對它們有興趣的總是極狹小的一群，所以它們無法成為「文化」，無法維持自身。…在前——錄影帶時期，有很多受學生運動的理想所影響的人拍攝自己的影片，且是政治化的。也有很多演員，即使必須演出一大堆的性場面，卻對於和這部影片以什麼樣的立場做連結也有自己的主張。但在成人錄影帶中，人們要求導演要拍得活靈活現——這比真槍實彈地做還有趣：窺淫癖。也沒有任何有趣的攝影機運動或剪接。而因為製作成本太便宜而使獲利可觀。導演，尤其是演員都是「用過即丟」。以前的學生能量較大，有更高的比率會去尋求另類，但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已滿足於主流文化了。



HINO 看到自己的 CD 卡帶，興奮得精光相當高興

文 / 劉行一

鐵鏈電鋸俱樂部

我們，鐵鏈電鋸俱樂部。為一劇場團體，一九九五年二月成立，我們的固定成員有四人，全部廿來歲。我們的導演 Kubi Suzuki：一九八八年起在表演界已製作了七次戲劇演出。今年我們開始發展鐵鏈電鋸俱樂部，這樣結合對我們所有成員而言都是第一次。從開始至今，我們以「工作坊的方式」(workshop style) 根據每位演員的性格為基礎來做訓練。這樣的研究將使我們第一次的演出更為出色。

「鐵鏈電鋸俱樂部」的概念是「醜異 + 恐怖」(Grotesque and Horror)。這

可能是日本劇場界相當罕見而特殊的主题。我們想要在表演時製造出肉體且直接的刺激。我们的主题是選擇以「演劇」的方式來做呈現，但並不意謂我們堅持著狹窄、老式的戲劇路線。我們透過視覺、敘事、行動等方式和演員、觀眾間共有的場域與時間來呈現出令人驚嚇的實驗手法。我們不願使「恐怖」只在一齣戲中就完結，而是，讓觀眾甚至於我們自己都感覺到非常的恐怖 (Horrible)，我們必須經由不同時期對恐怖的嘗試以在劇場之外找到一條注視真實生活的新的途徑。

Club Chain Saw



孩童地獄中演出的 Suzuki

葛諸事後 東西問答錄



蔣：為什麼國內團每演出必有 S.M. ?
林：日本是繩綁、滴蠟；歐洲是皮鞭、鐵鍊啊！然後台灣其實本土性最強的 S.M. 就是「幹條仔」（此時本報先賢育章插嘴解釋就是「幹條仔」）一種結合了男同性戀、陽具崇拜，很有意思的青年文化活動，我高中的時候很喜歡...（然後大夥就繞在「幹條仔」有沒有傷害性，興奮嬉笑討論了一陣子；小編輯在想下午看的「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他」，跟片中的瑪莉喬做愛一定很不錯...）

黃：那你覺得台灣團跟外國團有什麼不一樣？因為好像很多人說台灣團的表演比較「ㄤㄨㄥ」？
林：因為那是台灣的文化，我們如果不去學習什麼碧娜、包許的舞蹈、什麼瑪姬、康寧漢、什麼都算啊...，你不去學習那些東西的話，你能想到的是什麼？所以他們用西方藝術的標準來看本土的東西，我覺得很絕啦，因為台灣就是沒有這種東西囉！（此時久未發言的中雄，不知神遊至何處，忽地發言：「為什麼要用優酪乳？」更

奇怪的是大夥都接的下去。）
林：對啊！所以我覺得濁水溪的音樂跟表演已經達到了一種尖端的地步了，已經可以作為台灣新文化的表率了！看了非常感動不已，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調調，你沒辦法用西方的作曲跟音樂的標準來講。比如說你彈 Hard - Core、Punk，怎麼彈還是 Hard - Core、Punk，你也彈不過人家，只不過歌詞不一樣而已，音樂內涵能夠超出多少？濁水溪他們表演的精神還是硬蕊的，但是不是美國的硬蕊、也不是英國的硬蕊，是台灣製的。

黃：你會不會覺得在台灣搞這種前衛藝術的人，通常還是一些有知識的人才會有辦法搞？
林：其實我問過 Mike，就是那個 CON - DOM，他從 83 年到現在已經表演七十場了。以他的經驗，因為他的表演形式跟內容，他在英國根本找不到表演場地。我問過他在各國表演的一些情形，他說在德國表演時候，來得都是一些龐克族，頭髮豎起來、臉塗白，兩個眼圈塗得黑黑的那種；在英國表演的話，是什麼都有；在美國表演的話，都是藝術學院的學生。

蔣：我在現場看到很多差異的身體。比如說，平常有聽噪音的人，他們在聽覺和身體的承受與律動上，就很有趣。其他人就僵在那裡，不知道要怎麼辦。那我覺得這就很像一個實驗場。

林：就實驗場這個角度來看的話，觀眾是唯一的參與者，噪音只是一個藉口而已。至於噪音的身體啊，不知道耶！好像一種藥物對應一種舞蹈、對應一種音樂。歐美是這樣子的。

蔣：那噪音是吃什麼藥？
林：噪音是不吃藥的。
黃：這是很少的，因為國外幾乎每種藝術、音樂都跟藥物有關係。

林：可能是每種都吃過了。
黃：那你對噪音有什麼定義？不論就形式美學或...
林：我剛剛講的話全都是噪音。
黃：你不是說過噪音是阻絕人跟人溝通的東西？
林：這個東西還是不直接回答。第一代做工業噪音的，跟第二代做工業噪音的非常不同，你可以看到早期那種極端主義的東西。第二代現代那種什麼吉他噪音啊、Ambient 噪音啊、爵士噪音啊、Punk 噪音啊...無所不用其極，完全已經變成「樂種」了。它一開始完全不是這樣，但現在目前是這樣。既然人任何行動會產生影像，行動也產生噪音，所以說，噪音就是全部。只是我們習慣用行動的影像來認識世界，比較側重那個部份。比方說，衝總統府也是一種噪音，絕食也是一種噪音，那更強大。

黃：那照你這麼講，真的全部都是噪音。
吳：很多事情就只有相信、不相信，所以說我不需要去理解太多。比方說，我比較遲鈍，我看不懂英文，我不願在這花很多時間；這樣用的力量比較用得對。就是這樣子。

林：外國人他們是蠻好溝通的，甚至比台灣的好溝通十倍。
黃：所以張育章說，這是內政問題不是外交問題。
吳：我跟 HINO 就蠻好溝通的。
林：而且只用十個英文字。
吳：沒有啦！是五個。還有動作，我就可以跟她了解所有事情，而且不用花太多時間。（一陣默然後，要趕稿、疲憊的總編提議說，好吧，如果沒什麼問題就結束了。說是要結束，不過事實上大夥又喇雷了很久。）

噪音中的「燥」音 - 找找女朋友

文 / 蔣慧仙

入夜的板橋公賣局廢酒廠，黝暗而荒蕪地暗示了種種探險的可能...。在聲音的歷史系譜中，處處實存卻彷彿不在的「噪音」，徹底爆裂了你平時被馴化的身體與聽覺。

只是何其可惜，三天後台北國際後工業藝術祭，仍然是全場衝撞的男體與男聲，書寫了這個空間。在這裡女性隱無、女聲消聲。

並不是要先驗本質地指控男人們的演出就是惡質的雄性美學，那太廉價了。而是要情境地點描，即使是前衛顛覆的邊緣展演，也能具有在他者身體恣行穿刺\殖民

的強權。

不斷裸露的男體、形色各異的陽具，有如一場檢閱男體的「閱屏大典」，老實說，我還蠻 enjoyed 的。在國家給錢、警察伯伯環伺、捷運工地樞次鄰比的「公」賣局酒場當場脫他個精光，的確有 fuckwith fathers' face 的快感。

進步地來說，裸露的男體加上滿場叫好聲，顛覆了身體與性的馴服與規範。到處衝撞的無政府狀態，也使得在場者無法自保於矜持而安逸的觀看快感，你\妳必須忍受迎面衝而來的的身體和氣味；要不，就反擊！

某種程度以上來說，觀眾被迫置放到也許現實生活中從不曾自身經

歷的、普遍的女性生存經驗——被挑釁、被侵犯、被強姦、被強暴...。弔詭的是，眾人無力反擊與挑戰，卻再一次成全了虐\被虐向來暗涵的男\女性別權力關係。

舉個例子，〈零與聲〉一男子著白洋裝、絲襪、擦口紅反串女體，先是遭受一陣暴虐的毆打，再來上一段強暴，然後被施虐者追著滿場飛，現場卻充滿著血脈噴張的男性情欲。表面上扮演的性別潛越，骨子裡還是十足的陽具侵略。

只有衝撞\穿刺而沒有迎\淫逗、暴裂粗糙的身體語言，使得更為流動、錯綜、曖昧的性別潛越成為不可能。

簡直\然還是一場同質性甚高的男性集體手淫，自爽的「幹條仔」... @ * # \$ % ...。空間就這樣被男體穿刺\書寫了。

啊那，女男同志\姊妹們的沒有反應，是拒絕以暴至暴呢？（那根本不是我們的語言？）還是被滿場成群結黨的 Buddy - Buddy 們給制約\捆綁了呢？

「喂！扮演事後女諸葛未免太無趣了！」

決定帶著自己的身體出發，沿路吆喝找找失散沈默的姊妹妹妹女朋友.....



Rudolv 與 XX 的吻將近二十分鐘



Oorch Apart Fever 動的噪音身體

與我無干的身體

文 / 混音機

宛如來到政見會的現場，黑漆漆的角落裡幾個穿著制服的條子間隔地站著，無聊地踱步打發時間，這回出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任務啊？別說他們搞不清楚，從活動前就不斷被告知的我也是一頭霧水。

閃曳的火光迎面照來，環顧四周盡是陌生面孔，暈暈嗆嗆地跟著人流鑽入煥熱腐爛的廢棄車房裡頭，等待火燙的聲波揚起，攪動這些蓄積已久的躁進能量。

「如果沒有擴音機，我們絕不可能征服德國」，希特勒半世紀前的警語，雖未讓世人銘記在心，不過前衛藝術工作者對聲音的潛力/影響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警覺。翻開典籍，Marcel Duchamp、Dziga Vertov、Piet Mondrian、William Burroughs 等人與聲音、收音機藝術都有著莫大淵源。

不管你信不信末世論，以一個號稱「後工業國際藝術祭」的活動為

這個從日據時代矗立至今的酒廠送終，裡頭四處瀰漫著的仍是對「現在」的恐懼與不安。於是，一群新人類、新新人類在此想像、揣摩著如何過種前現代的生活，以此來抗拒迴避現實。

在這裡你聽不到、看不到人們對工業文明的謳歌與迷戀，我們在聲音、意象間苦痛憤怒地咆哮著，控訴著現代社會裡的冷漠與無人性，而在這樣一個刻意被營

造出來的環境裡宣稱找到了自然與人性，很弔詭不是嗎？

於是，我寧願溜回自己的房間裡頭，戴耳機盯著終端機偷窺網路上的流言閒語，以肉身接觸那個虛擬空間的電擊，用這個沒什麼進化的腦袋來思索為什麼網路裡的人們似乎比現實來得真實、和善的問題。

場外評論



Oorch Apart Fever

文/伊那

企劃人年度大拜拜

企劃人每年有幾個重要的「節日」，在這樣的旺季中，有創意、能遞完一整季企劃案者相當受傳播公司的禮遇，同時，這也是一展身手、提高身價的好時機。這所謂的重要節日就是：廣電基金會、公視籌委會、新聞局視聽處公開招標企劃案的時間。

雖然管道乍看似暢通，但自從公視籌委會預算被腰斬後，已無力擔負公開承接案子的使命。而新聞局視聽處雖然給的經費優厚（每年約 200 萬到 500 萬），且招標過程完全透明化，公開比稿挑選後，則有讓入圍者得以與評審面對面說明的機會，但，由於其主要功能為文化交流，內容需介紹台灣文化，且整支影片將翻譯成各語言版本，換句話說，目的是給外國人看的。因此，拍攝範圍有其限制，對一般傳播公司來說多半可望而不可及。

如此一來，廣電基金會每年九月間的機會便成搶手貨，由於苦無其他常態管道，呈遞的案子逐年暴增。

領有新聞局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許可證之公司或法人，方符合資格向推廣處領取申請表格，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節目企劃書、一集劇本及預算表，一並送審。待議價程序完成後即可開始製作十三集節目。

有志往影像方面發展的文字工作者，現在除了連續劇編劇外，亦可選擇企劃撰寫。
(文/薛常慧圖/T.V.B.S提供)



(攝影/丘德真)

電視圈的游擊隊

談節目的自由企劃撰稿人員
文/薛常慧

文字創意外一章

電視外製外包的制度形成，使得坊間的傳播公司有了新的生存空間，但基於官方傳統，所有行政流程均以公文簽呈運作，此種與外界的交易行為自然更依賴白紙黑字的確認，如何達成既外製又能保持節目品質的作業，企劃書及節目腳本此刻即成了審核關鍵。加上近年來有線電視的頻道開放，對於軟體的需求量大增，而影像傳播的親和魅力，比起硬梆梆的印刷品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政府機關策劃宣導活動時，自然也不忘編列影片製作的預算，在傳播業如此蓬勃發展的局勢下，使得年輕的文字工作者，在影像方面的發展，除了電影、電視連續劇編劇外，又多了一項新的選擇——節目企劃撰稿。

如同計程車靠行的制度，這些企劃人員與坊間的傳播公司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但由於大多的傳播公司規模不大，使用人力有限，編制內的企劃往往也需參予執行製作的工作，造成企劃人員工作負荷過重，以致無法專心構思提案。另一方面，現下傳播公司老闆即使有心養一個專職的企劃人員，又會考慮到不見得有常態的需要。因此，以個案處理的方式便逐漸流行，對老闆而言，可依不同路線的案子找擅長的企劃按件計酬，省錢品質高。對節目企劃撰稿者來說，也較有選擇的彈性，以及多吸收資料的空間，在此風氣滋長下，讓這支電視圈游擊隊的陣容日趨龐大。

創意人淪為文字匠

一名資深企劃人員表示，這種穿梭於傳播公司打野食的自由企劃者，可概分為三種：第一種為完全沒有其他工作，專門靠接案子維生的。這種類型多是累積一段經驗後，抓得準需求市場取向，提案成功率高，有相當資歷與人脈足以使他專心撰稿生存，通常也希望有較多的掌控權，能參予拍攝製。不過，此型態在目前生態中屬鳳毛麟角。

第二種則是有另外一份工作，將寫企劃案當作賺外快的兼職工作。其中又可分為傳播界與非傳播界者，前者為隸屬傳播公司編制內企劃，有機會額外接案子來寫；另一類則是非傳播圈，透過介紹開始當起寫手。此類人數最為眾多，其間品質也較良莠不齊。

第三種採三、五人成組的方式運作，到處毛遂

自薦呈案子，以多產換取收入，與傳播公司以銀貨兩訖方式交易，企劃案寫完即可，並不參予製作。

上述不論何種企劃人員基本上都屬被動創作，因應電視台或傳播公司的需要來撰寫企劃內容，比較不易有如電影編劇般主動出擊的管道。加上電視圈以製作人、導演、主持人至上的風氣，使得產生節目主軸的靈魂人物反被忽略，因地位不被重視導致計酬方式連帶被打壓，讓鋪陳創意者淪為文字匠。

法令追不上時代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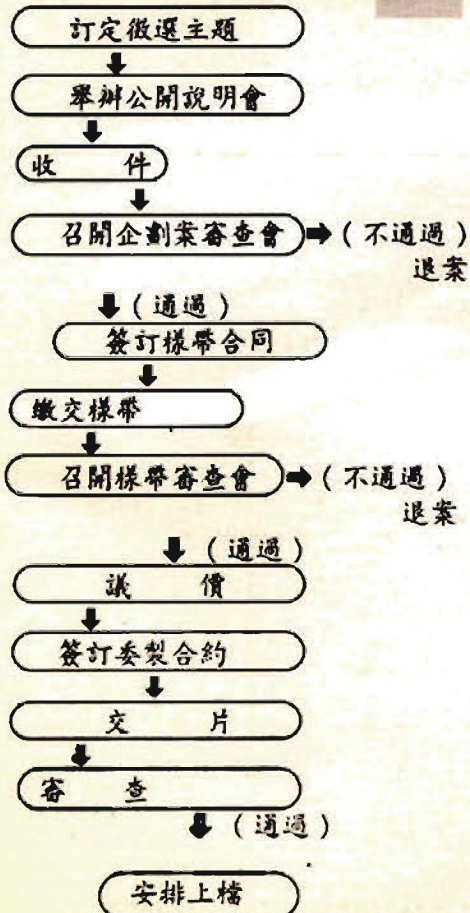
在所謂「智慧財產權」大當其道之際，企劃人卻難護自己所創造出的產品。目前的交易方式幾乎都是買斷，無論是電視、傳播公司或廣電基金會委託，一律都得簽下放棄著作權的合同。而委製單位只要付一次錢，即可重播、重賺廣告、製成錄影帶、甚至可拿到國外播。當遇紛爭時，卻很難採法律途徑保有權益，因為對方也可捏造手稿，加上企劃、腳本只是影片成果的一環，更難釐清其原先構思的面貌。

另一方面，國內公開承接案子的政府機構，都規定必須以公司的名義申請，美其名是顧慮整體製作能力，而實際上，卻與拍電影工作人員均須有新新聞局核發證件一般荒謬。不少無硬體設備的傳播公司，專以企劃案爭取製作費，再發包給出機公司或與有硬體設備的傳播公司合作，此種作法與個人或工作室型態承接整個企劃並無不同，如能多以特約製作人方式合作，不僅可避免節目因層層發包的利潤流失，導致節目品質不若成本設想，再者，也可使原先企劃更落實執行。

招募新血換新氣象？

最近一群電視製作人發起一項「電視人才培訓計畫」，希望藉由這些「大卡」能吸引新血，並將經驗傳授給後起之秀。這股積極的改革氣息相當令人振奮。但從反面看來，卻也是鞏固壟斷權的手段，有心往電視圈發展的年輕人，必須通過這個收取費用的訓練班才易踏入圈內，而這些「大卡」又可藉此活動重組自己的班底再次穩固自己的權力壽命。如果能將這些台面上絢麗的活動，轉化成開放給優秀企劃的發展管道，或許對改善電視節目創意有較實際的益處吧！

廣電基金會的徵選流程為：



資訊鐵板燒



企劃人值錢太多了！(一文一語常慧圖-TVBS提供)



企劃人，

廉價的

客人/企劃人乾
大嘴巴酒保/勳勳

文字製造機

唉，愈說愈鬱卒，還是先回家趕案子吧！辦辦！
酒保：真沒想到，我每天看的電視節目背後有這麼多無奈，能當個單純的觀眾也算是幸福吧！

酒保：今天店裡來了個說是節目企劃撰稿的年輕人，不知道受了什麼委屈，一邊喝啤酒，一邊跟我猛發牢騷，只好發揮我日行一善的精神，當一下「值日生」啦！

企劃：你都不知道，那家傳播公司有多可惡，我辛辛苦苦遞個案子給他，他拿到錢拍了卻過河拆橋，不僅當初說好的權益金不付，連企劃案的費用也一拖再拖。我幹這行也三年了，不管是在公司上班，還是像現在自由接案子做，碰到大大小小的單位，很少有人把企劃當人看的。

酒保：不會吧，做你們這行甘這呢沒保障？

企劃：你不知道哩，我們雖然號稱「文字工作者」，但是簡直被當成「文字製造機」來使用，每次都是跟人家交涉，需要書面資料來說服對方，才會找我們來救火，結果卻都是伸手要東西急，付錢慢慢拖。這也就算了，常常都是事前沒交代清楚，企劃書都趕出來了，要是細節上談不攏，老闆翻臉你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假使是全然創新的案子還可想別的路，如果是為了對方的要求特定寫的東西，恐怕就沒那麼容易換東家作了。

所以啊，往往被壓榨還得跟人家說謝謝。

酒保：既然這樣，你幹嘛這麼執迷不悟仍然要做呢？

企劃：對像我這種工作與興趣難以分家的人來說，做自由企劃人倒是挺合脾胃的。雖然寫東西的格式大同小異，但內容走向卻千變萬化，常有機會接觸自己陌生的領域，閉關K一段時間的資料，再將其深入淺出地寫成企劃腳本，讓觀眾看的懂、有興趣，這個過程很有挑戰性，而且容易接觸到各領域的專家，非常有助於吸收知識。尤其當自己的意念一步步化成影像時，那種成就感是非常具體的。做久了會有很難壓抑的癮頭。

酒保：這聽起來有點矛盾，你覺得這行業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企劃：臺灣目前的頻道及硬體不斷的擴增，但是，按照一份企劃案來貫徹執行的方式尚難為人接受，寫企劃書不過是形式上的手段，重點還是在於拍攝的成果。這種態度使得企劃的地位尷尬，而產生強烈的無力感，在惡性循環之下，讓只想賺外快的兼職企劃與謀利試圖的傳播公司老闆狼狽為奸，有志生產高品質的企劃人很難專心創作生存。當然，造成電視生態不健全的因素複雜，很難以一論斷，不過，造成節目品質的低落，層層剝削是難逃其咎的。

電視制度小辭典

根據「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所提出報告，目前台灣電視制度可概分為下列幾種：

一、**內製節目**一亦可稱為電視臺的自製節目，由電視臺編制內的專任人員，自行企劃製作的節目。另一種內製節目是由電視臺的特約製作人，依照電視公司的節目規劃而製作的節目，雖然他們不屬於電視臺內編制人員，但特約製作人卻可接受委託，按個案配合電視臺相關工作人員執行製作節目。內製節目的製作費，均由電視臺吸收，所使用之人員、場地、設施、器材，大多由電視臺提供。

二、**外製節目**一廣義而言，由電視臺以外的製作單位所承製的節目均可稱之。較常見之模式則是由製作單位接受客戶委託（例如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向電視臺提案要求時段製作節目，或亦可由製作單位自行向電視臺提案要求時段製作節目，通常使用此一模式。製作單位對節目內容的策劃有較高的自主性，除了重大決策，電視臺大多不予干涉，因此對節目製作單位而言，有較大的發揮空間。外製節目製作費乃由承製單位自行負責。

三、**外製外包**一電視臺將其節目時段交給承製商經營，由承製商負責節目的製作，並負責廣告之招攬，電視臺除配合製作



▲「包青天」為委製節目的實例。

(圖/TVBS提供)

上之所必要之場地、器材、或人力支援外，大多不干涉節目的製播。此外，承攬時段的承攬商，必須與電視臺簽訂製作合約與廣告承攬合約，並依節目時段之等級負責承包全部或部份之廣告（俗稱基本檔）。承包廣告的數量與獎懲辦法，是由電視臺業務部與承攬商互相協議。

四、**委製節目**一係由電視臺根據台內或外製節目單位之企劃提案，委託外製單位製作的節目。此種方式與外製節目最大的不同是一委製節目是由電視臺出資製作。電視臺將之視為內製的一種，但它最大的優點在於承製單位只要出具一張發票，即可向電視臺請款。

五、**內委製**一係由電視臺一內製方式企劃，但製作執行時，將部份的製作事項委由外製單位幫忙，亦即藉著外製單位經驗，與電視臺內之人力結合，彼此獲益。

資訊鐵板燒



資訊交流道

▲「從科技觀點看飛碟」演講

時間：9月17日 14：30

主講：何顯榮

地點：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主辦單位：中華飛碟學研究會

▲NetWare 4.X 進階系統管理

(NOVELL 原版教材)

時間：9月25日—9月27日

教師：呂理華工程師

適合對象：1、修過 NetWare 4.X 系統管理

或具相等經驗者

2、欲參加 CNE 測試者

3、對 NetWare 4.X 組態調整有興趣者

主辦單位：資策會教育訓練處

聯絡人：吳薇薇

電話：708—9215 分機 264

▲INTERNET 領航班

時間：9月18—9月22(日間)

適合對象：1、對 INTERNET 有興趣者

2、欲經由 INTERNET 掌握特定領域最新動態者

主辦單位：資策會教育訓練處

聯絡人：吳薇薇

電話：708—9215 分機 264

▲「光碟親子之旅」第一梯次

時間：9月17—10月22日

地點：資訊科學展示中心

電話：7377050, 7377051

地址：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8 號

▲「多媒體實作」座談會

時間：9月23日

地點：臺大資訊所工程館

聯絡人：姜美惠小姐

電話：396—1021

▲國家設計月：臺灣工藝產業五十年展

時間：9月26日—9月30日

地點：臺北世貿中心展覽大樓 C 區

內容：共分成四個展示主題—

- 1、「歷史區」展出先民生活所使用的工具、手藝品。器物包括：牛車、花橋、蒸籠、醃醃先神位、過火器物。
- 2、「當代區」展出臺灣五十年來不同的工藝產業演進史。以半生活實景方式展出。
- 3、「工藝精品區」
- 4、「未來發展方向區」展出工藝家思索未來生活美感、材料性、等實驗突破的作品。

立報

報壇小巨人

潑辣·公道·靈巧

一份超黨派、講真話的報紙

每天翻開立報真相盡在眼前

全台灣唯一小型綜合性日報

世新傳播學院創辦



· 弱勢族群的喉舌，知識份子良伴。
· 新閱聽族的天地。
· 無黨無派，啥米攏無驚。
· 三好：好拿、好看、好放。

您想再深造嗎？
您想出國留學嗎？

請看立報第10·15版
每周六為您做深入報導！

在學術關愛中

失聲的

從期望到受傷害

文 / 丁文

原住民族



▲在國家與學術霸權的重壓迫下，原住民族文化何去何從？

(文 / 李安妮 圖 / 本報資料室)

人類學者們的研究態度，如果是蜻蜓點水式的，那我敢斷定：後代許多人類學家的複雜分析，其實是建基在已經被前一代人類學者清理或破壞過的「田野」上。在這種情況之下，人類學者所投射的「光明」，是為滿足個人想像的「學術地位」，或真能帶領大家與原住民做真實的相遇，便值得認真考慮了。

孫大川〈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烏居龍藏特展」罪言〉

前陣子，文化總會所拍攝的兩支關於原住民的廣告，不知讀者是否印象深刻？而走在大街小巷，觸目可及的原住民飾品，不知是否也會令讀者勃然心動？

影像展演、飾品、及田野式的文字記錄，似乎成了原住民「真正」的代言人。而這些「代言」，感覺上，好像使得原住民的課題倍受關注。然而，眾人關愛的眼神，不但無助於原住民現況的改善，反而往往讓原住民族失去了主體性的發言位置，使得其處境如知名的人類學者邱延亮所言，由「古史研究寶藏」，變為社會科學實驗室、變為社會

問題的源頭、變為宏揚德治的文化陳屍間」。

雖然，不論是執政當局所導演的意象，或是學院裡的田野研究，都使得原住民從深深的期待到深深的受傷害。但是，我們是否還是可以盼望一個屬於原住民族觀點的論述方式的形成？

目前，在現有的研究所裡，原住民學生所佔的比例相當的低，而有機會從事自己族群研究的學生人數更是稀少。如附表所列，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所中，已出爐的碩士論文裡，真正是原住民身份的學生，也才只一人。

近年來，多元族群問題的不斷被提及，使得原住民課題也成了各種研討會裡，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尤如現為東華大學族群關係研究所研一的楊振賢所提，執政者在看待族群問題（尤其是原住民問題）時，還是以大漢民族的觀點來對待，只是將它歸為社會問題的一部份。而身為一位漢人，又是一位準研究者，他也認為介入本身即是一種干擾，所以在從事田野工作時，應該先了解研究對象的民族性及性格取向，讓整個田野工作能在時間的脈絡下（包括與原住民長期接觸的經驗），自然的完成。

其實，這可能也就是如卑南族的人類學者孫大川所期望的讓人類學家「對學術的承諾轉化為對原住民本身的承諾」，進而「讓彼此的探討不只是三次、四次，而是糾纏到底……」



好康報你知

你要留學嗎？
教育部留學生資料服務中心
免費提供你資訊！

位於愛國東路 100 號的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留學資料服務中心，將提供給想要出國留學的你，國外學校的留學資料，甚至還包括了海外中國同學會的資料。目前各大學的中國同學會，不但會提供該校狀況，也提供了新生接機等服務。

另外，服務中心還免費提供了由教育部出版的留學生學訊、及海外學人月刊，內容包括了海內外的文致、公費及各項獎學金消息，歡迎大家能多多利用。

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留學資料服務中心的開放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分到五時；星期六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洽詢電話為（02）393-6231。

知識檳榔族



符號
拼圖

從「生番」到「山地同胞」
我們的姓名
漸漸地被遺忘在臺灣史的角落

強權的洪流啊
已沖淡了祖先的榮耀
自卑的陰影
在社會的邊緣侵佔了族人的心靈

—— 請恢復我們的姓名 莫那能



(圖為張鈞維)

文/林秀麗·攝影/丘德貞

人客， 久久酒一次 來坐哦！

【老板篇】

一個獅子座的男人，帶著一隻名叫「阿貓」的貓咪，在台大側門、新生南路上，開了一家店，店名就叫「久久酒一次」……

「為什麼想要自己開店？」「因為沒有當過老板，而且又剛好失業，於是在朋友的慫恿下，便覺得好像可以玩玩看。」甫於七月二十九日才重新開幕的「久久酒一次」新任老闆張鈞維如是說。

然而，雖然是「突發奇想」地成了老闆，張鈞維可是「用心良苦」地期待「久久酒一次」能提供一個空間，讓會去唐山找書的、或是學生、記者、文化人等所有有聊、無聊的人，有一個聚會的場所，交換各種反體制或異議的另類訊息。

目前，張鈞維除了計劃九月份與山海雜誌合辦有關原住民與台灣體育文化的座談外，十月份會與台灣立報合辦，談台灣的獨立製片；十一、十二月則想反省從過去至今的反對運動，舉辦類似「從反對運動到反叛運動」的座談。

除了一連串即將開始的座談外，走進「久久酒一次」，不但可以用嘴巴一口喝著原住民的小米酒，一口吃著具有台灣傳統懷舊風味的套餐，還可以用耳朵「喫」各種非主流及邊緣的音樂——抗議歌曲、民歌、運動歌曲、原住民音樂等。當然，「以詩釀酒」及難得曝光的個人作品展，保證也會令人眼睛一亮。

所有這些精心、多樣的設計，老闆張鈞維表示，再次出發的「久久酒一次」除了保持原本的原住民風格外，也將注入更多邊緣且豐富的文化元素。

【阿貓篇】



如果，你曾經去過「久久酒一次」，你一定會對一隻長得雄壯威武，但卻不太愛搭理人的貓咪，印象深刻——它，就是阿貓。聽說，其受歡迎的程度，

呵呵呵……早已遠遠超過店老闆了。雖然，阿貓看似不太搭理

但只要你點一盤飛魚，保證它會「有所行動」。

前幾天，阿貓甚至動作神速地在門口抓到了一隻小鳥，成了現代都市獵人狗新典範。

不過，據阿貓透露，

嘻嘻嘻……它原本是打算抓一隻母貓的！

【客人反應篇】

·測字仙：建議「久久酒一次」趕快換個名字，免得客人久久才去一次。嗯，即使就叫「阿貓」也好！



·小樂迷：我喜歡「給耳朵喫的菜單」，但不喜歡給嘴巴吃的套餐。

·醫生：小米酒——糖尿病患者不宜！

·愛貓圖：飛魚——嗯，讚！

·窮學生：每當走進久久酒，就覺得倍感親切，有一種大學時代去社窩鬼混的感覺。配上一壺小米酒，閒的時候跟老闆抬抬桿，

·附表：近年來（79 - 83） 已出爐的、有關原住民議題的研究生碩士論文一覽表·

日期	學校所別	研究生	指導教授	論文名稱
79年6月	台大人類學所	喬宗志	黃應貴 石磊	魯凱族的經濟變遷與社會階層制——以霧台鄉大武村為例
79年6月	清大社人所	黃彩惠	王俊秀	蘭嶼反核廢場之社會學組動員過程分析
79年7月	清大社人所 人類學組	王梅霞	黃應貴 陳奕麟	規範、信仰與實踐： 一個泰雅族聚落的研究
80年7月	台大人類學所	久部良和子	石磊	賽德克人霧社群的祖靈觀
80年7月	清大社人所 人類學組	李慈敏	陳茂泰 魏建強	族群動員—— 以台灣原住民二次遷徙土地運動為例
81年6月	台大人類學所	張光仁	宋文薰	民族誌資料對考古學聚落形態研究的涵義——以阿里山鄒族為例
81年6月	台大人類學所	譚昌國	黃應貴	家、薩靈與人的觀念： 以東部排灣族台坂村為例的研究
81年6月	政大民族 研究所	鍾志光 (阿美族)	黃美金	阿美語的語法結構—— 參與者與事件的研究
81年6月	政大民族 研究所	池曼玲	鄭興勇	台灣地區原住民政策研究所——「台灣原住民深障基本法」草案之分析
81年7月	台大人類學所	楊淑媛	黃應貴	兩性、親屬與人的觀念：以霧鹿布農族為例的研究
82年7月	清大社人所 人類學組	容邵武	陳奕麟	他者、認識暴力與社會學後殖民想像以 Michael Taussig「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為例看「土著觀」的迷思
83年1月	清大社人所 人類學組	簡美玲	李亦園 許春柱	疾病行為的文化詮釋—— 阿美族的醫療體系與家庭健康文化

知識檳榔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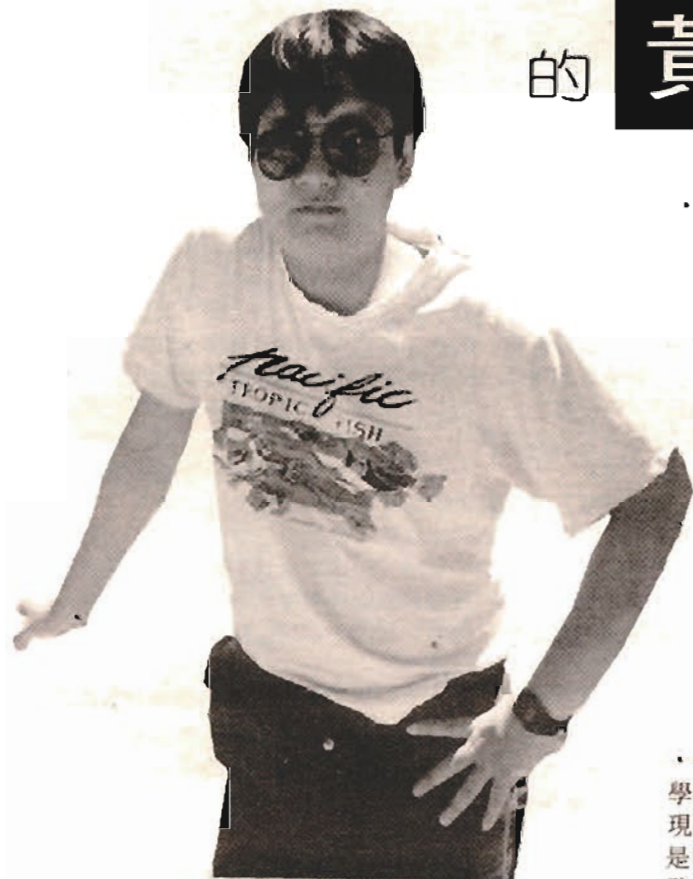


《象牙塔外
的實踐》
系列三

埋首於

本土網路運動

的黃成對



(圖/黃成對提供)

■ 展演者：黃成對（清華大學資訊科學管理所，研二）

■ 文字苦力：林秀麗（本報記者）

大學時，我念的是交大應用數學系。大一下的時候，剛好碰到了三月學運。由於高中時就常偷跑去參加一些黨外的演講活動，所以對社會運動一直並不覺得陌生。三月學運開始後，我一聽到有這樣的運動，第二天就自己跑去了，還遇到了幾個學長，之後，也回學校拉了同學一起去。

我父親蠻支持我去參加三月學運的，記得調查局人員還曾跑去找我父親，告訴他：你兒子現在在搞學運，你要小心一點……結果是一那調查局人員被我父親趕出去了。第三天他自己也親自去了現場。

現在回想起來，三月學運很成功，但也很荒謬，對於當時的決策小組，有一種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感覺。整個學運的動向，其實上面還有一股力量在操縱、在引導，可是我們都還很天真的自以為是，以為是大家共同想出來的 idea，結果不是。後來回到學校跟學長聊起時，他們也都有這種感覺，甚至覺得當時自己好像玩偶一樣被人操縱。

· 幾個當時在三月學運裡出現的學長，後來都變成了交大台灣研究社的創社社員。或許，這是三月學運對交大最重要的影響……

剛開始時我並沒有參加台研社，可是每次經過校園海報牆，看到台研社要辦台語班的海報，就會很想去參加，因為我的台語一直很破。可是想歸想，一直都沒去參加。後來有一天，跟同學邊走邊聊，經過一間教室時，剛好發現裡面有人在開會，結果一看竟然很多是已認識的學長，原來是台研社的，就跑進去，後來便入會了。

交大台研社一直把自己定義為一運動性社團，是一菁英式的集合體。我大二下接了社長一職，然而那時學運正在急劇衰退，所以直接面臨到的問題就是這社團到底要怎麼走？那時社內對社員的招收方式，有兩方不同的意見，一方是認為我們並不需要去招收的社員，應是對台研社有認同的人自己會過來；但另一方則認為，我們要去邀社員，要去影響他們。所以一個是要求菁英式的社團，希望能去影響交大的學運；另一個則是當作一個正常性的社團，希望能藉由內部的傳承去影響別人。對老學長而言，台研社就是一個運動性的團體，所以我剛開始當社長時，也沒有招新生，不過到了快卸任時卻很後悔，因當時學運已開始萎縮了。這意味著不會有人因想參加什麼樣的學運才來加入這個社團，所以就開始招新社員，注入新血。這算是台研社變大的轉折，它讓我們開始去反省：社團不應該用運動的方式來生存；社團本身不應該就是運動，那對這社團而言負擔太大了。

· 在那個年代，透過台研社，交大幾乎成了異議性演講的集中地……

學校對台研社的態度一直在改變，剛開始時，非常反對台研社的成立，

一直到我當社長，校方還是一直在阻擾我們辦活動，我們貼海報，他就撕海報（不是工友撕，就是教官撕）；我們請人來演講，借教室，他就把教室鎖起來不讓我們借。不過，大約在我卸任社長後，學校對台研社的態度就改變了，已由原本的排拒，到會主動來問我們想辦什麼活動，甚至願意出錢支援、及提供場地。大致說來，我們所辦的活動，老師及同學們的反映都還算不錯，而且前來參加聽講的人中，約有二分之一是校外人士。

其實，辦演講可以說是純粹是為作了動員，主要是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把人找出來，進而動員校內的人去參加校外的社會運動。不過，這也隨著台研社運動性格的改變而改變，後來台研社已逐漸從校外走向校內，開始參與校內社團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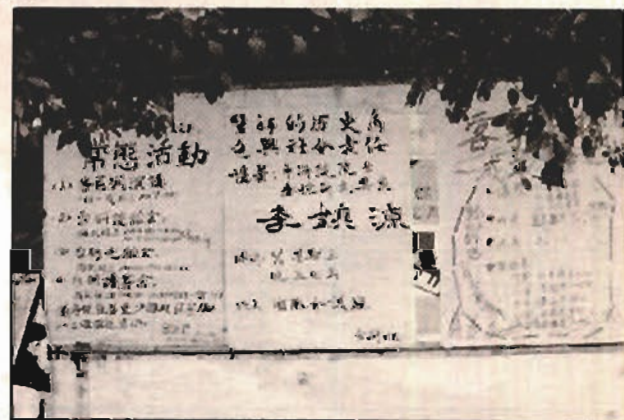
· 本土化網路的發展，可說是我目前最期待完成的工作……

從入社至今，我的心情一直在改變，如果不談台研社，只談我最關心的議題，講得噁心一點，就是希望建國必成。其實，我對本土文化一直很有興趣，我也會一直去思考，如何才能推展自己的理念，而在台研社的那段期間，之所以會不斷地辦演講，就是希望能藉由這些演講，讓交大的同學知道，台灣的文化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

可是，演講辦到最後，我突然發現，絲毫不去 care 社團，不去 care 演講的人還是一大票。那這些人主要是在那裡？後來，發覺交大有一大票人其實都在網路上，所以在與社員聊起後，便由我開始，希望能建立一本土化的網路，透過網路，一方面將有興趣的人聚集起來，另一方面，也期待能產生一些影響。

所謂本土化的網路，大致鎖定三項：一是台語文；二是收集以台灣為中心出發的相關史料（也包括收集所有在網路上所出現認同台灣的文章）；三是成立 BBS、gopher、及 WWW。目前 WWW 正在趕工，配合著「黃卓權田野工作室」的田野工作，地點主要以關西一帶為主。由於關西一帶以客家人居多，所以是以山居農家人的角度來看關西，除了希望能與當地居民產生互動外，也希望所得資料能進而在網路上呈現。

目前，主要是忙著這些事，我希望在畢業之前能將這些工作做好。



▲這是1992年台研社邀請彭明敏至交大演講時，用毛筆寫的海報，據說當時的海報主要都是用毛筆寫成的，寫得還不賴吧！而這場演講所造成的轟動，也令黃成對至今還印象深刻。(圖/黃成對提供)

註：黃卓權田野工作室目前約由十二個人所組成，成員中除了作者外，還有清大客家社、交大台研社的成員、國小老師及一些社會人士。此工作室主要是做桃竹苗一帶的內山開發史，目前已收集了不少相關資料，成績頗為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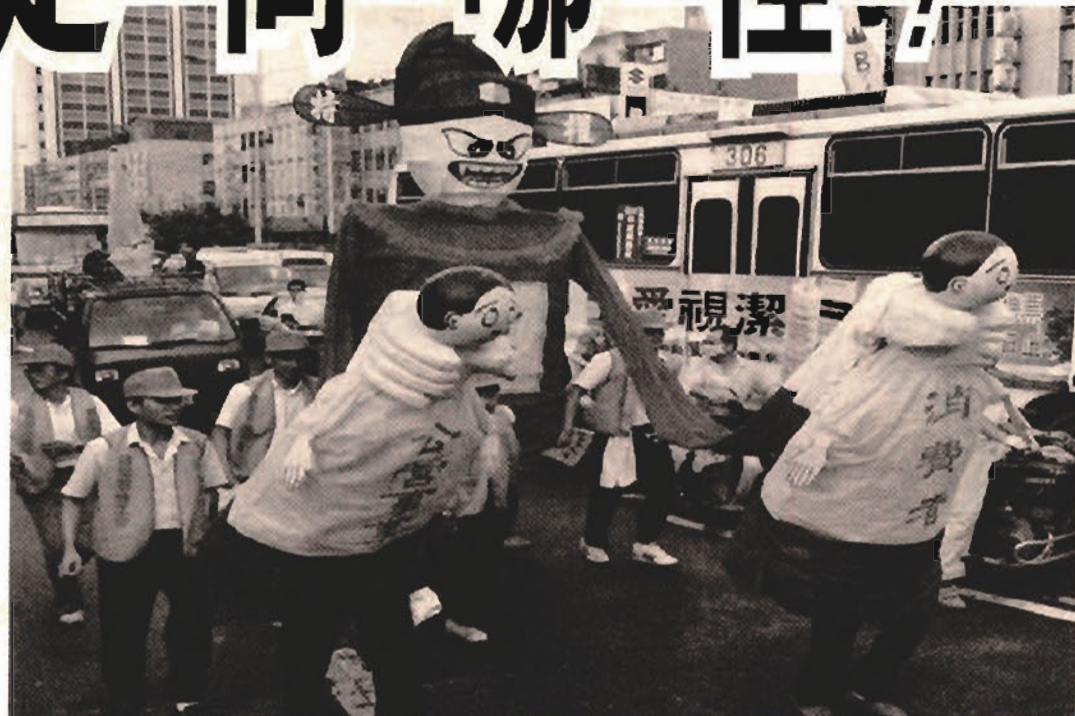


我們該

文丁勇言

工運如何政治化·社會化

走·向·哪·裡·?



▲圖為勞工陣線反對國營事業民營化的遊行。(圖/本報資料室)

細心的人會發現這一二年的工運日漸在某些部分起了一些變化：包括在街頭行動上相對於民進黨式的政治活動相對式微，工運的組織動員力量卻穩定地成長；包括某些議題上的態度，在野黨態度含糊，工運的力量躍升為與執政當局對話的對象（如全民健保，公營事業財團化...）；而且這些現象也引起了朝野各股政治力量的注意；並且為了抑制工運力量的壯大，他們也開始「重視」起我們勞工，甚至各種招安，綏靖的動作也隨之而來。隨著工運力量的壯大，所帶來的各種困擾、紛爭，正是我們當前所面對的大問題；如何洞察這些紛擾的迷霧，走出一條正確的路線，是我們該以集體智慧去思考的，本文擬以一個強調工運應該形成一股自主政治力量的立場，探討有關工運政治化與工運社會化的相關問題。

工運本就應該 是政治運動

不少人會將工運歸類為弱勢團體的社會運動，或者是工人爭取經濟權利的自力救濟；不能否認，台灣的工運興起，也正是以追求工人的經濟利益為主軸的工會運動；過去如此不代表會持續下去，因為勞動階級作為一個工業社會的大多數，而且是明顯被剝削的一個社會集團，它必然會日漸壯大成為一股政治力量。

為什麼必然會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以及如何變成一股政治力量？這兩個問題當是我們思考的核心。

相信經歷工會經濟鬥爭的幹部們都很清楚，資方不只是善用法律、規章等公權力來對付我們，甚至會發現資方與當權的政治力量，其實是一夥的，而資方透過政治力量讓國家來鞏固他們的優勢地位，同時打壓來自勞工的反擊。

那麼，我們怎麼讓工運的力量變成一股政治力量呢？

歷史告訴我們，誰都想利用工人階級來鞏固他們的政治實力，來幫他們抬轎，所以朝野三黨也不會自外於這個歷史潮流；執政的國民黨長期以產業黨部甚至工會來取得工人支持；民進黨則透過收編工運資源來掩蓋其背後的資產階級本質，新黨則以「小市民代理人」的空泛口號來爭取支持。然而他們一致共識是，藉其政黨綱綱縷縷來破壞工人的團結，讓政黨認同來取代階級認同。

所以我們應該反過頭來，強調一種屬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認同，來團結我們自己，來取得我們自己的政治力量，進而來解決工人在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來改變工人在現行法治社會的不平等。

而工會有義務做這些事，一整套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政治論述的建構，以及工會會員的政治教育都應該是工會的義務。短期的經濟鬥爭只不過是團結工人的目標之一罷了，爭取國家

資源的總分配更是解決工人面臨到經濟困境的根本辦法！

也唯有透過工會的運作，讓工人成為一股集體的政治力量，才是工運政治化的真正意涵，工運的政治化不是指個別的工會幹部或工運人士透過傳統的政治方式取得公職，我們應該強調的是集體政治化。

在清楚的政治路線引導下，發展出一套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政策，進而透過工會與會員，工會與工會等多元的管道形成工人階級的集體共識，才有可能產生集體的政治力量，當然這個複雜的過程我們亦不能忽略幹部間形成共識的重要，強大的群眾組織形成的前提是共識性極強的幹部組織！

工運社會化的兩個面向：

相對於廠內的勞資鬥爭及政治舞台的議題爭議，我們也不應該忽視「社會戰場」，一個看似沈默實則往往是決定性的戰場！一個沒有砲聲的戰場！

工運社會化首要是 爭取社會大眾支持

所謂「社會大眾」是誰？怎麼爭取他們的支持？這也是工運發展的重要課題。

當我們談到工運發展應該爭取社會支持的時候，至少有二種意義：第一種意義就是工運所推廣的議題除了取得工會組織及會員的認同之外，更進一步要取得社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而所謂社會大眾是以占就業人口中絕

對多數的受雇者為主，因為這些受雇者不管是沒有工會組織的產業工人或者是白領勞工，在工作位置及生活上認同工運議題的客觀條件，其實與工會會員是相當一致的。

其次，應與其他

社運團體結盟

再者，工運社會化的第二層意義，就是工運應主動與其他社會運動建立互相理解的管道，進而創造結盟的條件；如女性運動，環保運動，原住民運動等等。

怎麼讓工運的議題社會化呢？要求政策辯論，爭取媒體發言，都是我們長期在做的，但是要擴大戰線才有可能增加社會的支持，所以我們每個人也不應該忽略生活上的小戰場，積極地在周遭的朋友、親人之間宣傳更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因為社會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邊！

如國營企業民營化、全民健保、如勞基法修正案等，是與全體受雇者利益相關的，我們要讓社會上沒有組織的工人也意識到這些問題大家的立場是一致的，讓他們不致受到主流聲音的矇騙，支持自己的敵人！

談到社運結盟的部分，有一個前提是應該強調的：工運做為推動政治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當然有義務去支持一切反對壓迫的運動。

當勞工運動逐漸成熟壯大時，就不再是弱勢團體，所以我們期待工運是支持弱勢團體，促成社運結盟，進而摧毀舊社會壓迫形式的社會集團；所以我們有必要去主動理解同時在反對資本主義產經政策的空想綠青運動，有必要去支持反對父權壓迫/剝削的女性運動，更有必要支持種族歧視下在工作生活上及文化上同時受到適受的原住民族運動，因此在相互尊重及自主發展的原則下結盟各種社會運動，集結更大的社會力量，為反對資本主義非人性化發展而努力，就是工運的目標。

一種清楚的政治路線的形成，是經過無數人的思考、辯論及實踐所累積起來的；環顧這幾年工運的發展，我們感受到經濟鬥爭為主軸的工會運動，已經漸漸成熟到必須面對思考自己走一條階級政治的路線，而當前的各股政治力量並無工人階級的代表，因此前景應是樂觀的。

怎麼讓工運壯大，進而順利上升成一股政治力量，是當前的運動者無法迴避的問題，所以打出一條經過起實踐上考驗而立場清楚的政治路線，是從事工運的人責無旁貸的責任。

(文取材自石油勞工月刊84年7月號)



▲當權的政治力量總是時時「念資在資」揮霍資本家利益。(文/李安妮 圖/本報資料室)

社運小蜜蜂



錯失

同志影像

譁眾與獵奇之外

的
同性戀電影

文/阿璋



▲充滿爭議性的《神父》滿足了觀眾獵奇的心理。(圖/春暉影業)

近來台灣的電影市場隱約瀰漫著一股同性戀風，這對平日嗅覺就特別敏銳的圈內同志來說，雖已非什麼特別的大新聞，然口耳相傳，確也著實騷動一陣子。但對向來於「另類」影像少有興趣的普羅大眾而言，也在傳媒的刻意攻堅下，雖非瞠目結舌，總算頗識時務，眼耳鼻舌身意也跟著動了起來。

接二連三的同性戀題材電影引進放映，在以商業利益掛帥的台灣電影市場上，還是頭一遭（非主流的金馬國際觀摩影展例外）。無論是刻意或巧合，確實也引起一陣話題。從充滿爭議、聳動性的《神父》、標榜同志版之第六

感生死戀的《生無怨、死無悔》，到以女同性戀感情故事為主題的《我的心裡祇有你沒有他》，可說是片商策略性針對此類題材投石問路的試金石。

同性戀題材的影像作品，可說是近幾年來世界電影方興未艾的異類潮流。從較早的非主流獨立製片的刻苦經營，到近一兩年來強勢主流電影工業的有心炒作，儼然形成一種電影類型。然而，從小眾、另類轉變到大眾、主流的過程中，影像風格也明顯地有所改變。原本個人言志風格強烈的「同志影像」，在與商業主流勾搭上以後，祇能稱作是雅俗共賞的「同性戀電影」。台灣的電影觀眾，則在幾乎完全錯失「同志影像」的觀影經驗下，就直接接受了較易消化的「同性戀電影」的洗禮。這也就是為什麼同志影像在台灣到目前為止，始終還停留在議題而未能成為類型階段的主要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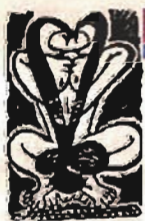
這點從片商、傳媒發行、處理此類題材影片的方式，及一般觀眾看待影片的心態可略窺端倪。之前的三部片子：《喜宴》、《霸王別姬》、《費城》，可說都是主流電影工業商業策略下的成功例子。片商、傳媒刻意突顯、強調

「同性戀」題材的爭議性，抓住了一般大眾獵奇的心理，再輔以名導名演的精美包裝，在雙邊討好（大眾、小眾）的策略下，坐收漁翁之利。而對花錢進電影院的觀眾來說，就戲論戲看門道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大多數仍然是以獵奇窺怪的心態觀看此類影片。至於電影的內容為何，好或壞，反倒是不那麼重要了（依筆者所見，近來的幾部同性戀題材電影就不見得有何傑出之作）。

以台灣的電影環境而論，今後「另類」電影市場仍有可為，祇是譁眾未必能取寵，如果還祇是一味地強調題材的爭議、聳動性，而忽略了電影的生命——影像內涵——的話，終究難以掙脫「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的困局。而對一群自詡為高品味花錢當大爺的觀眾而言，無異祇是多添幾則獵奇、偷窺的觀影經驗而已。



▲《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他》是業者投石問路的試金石。(圖/年代影業)



《同志愛小冊》系列二

在這個社會中，

作為異性愛者

是否最好？

文/小明雄

■金賽博士：

「鄰居都會因為附近居住的一個人，有同性愛的關係而說他的閒話。但那些人應該記住的是，這個人在他的生命中亦可能有異性愛的經驗。社會工作者可能因某個男孩或某位老翁有同性愛行為，而被列為同性愛者。那麼，這位工作者亦一定要緊記，在同性愛與異性愛兩個極端之間，也有一些介乎兩種性愛行為而處於程度不同的人。男奇監獄、軍隊、海軍及一些全男性團體的人，他們最好是知道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同性愛與異性愛行為亦有可能發生。而且非單單祇有同性愛或異性愛者的存在。」（見所著《男性性行為報告》）

其實，這個問題是不應該問，也沒有可能答。不過，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其中有些人為了逃避社會和家庭的壓力，或者希望符合這個社會訂下的行為與準則，不辭千辛萬苦去「扮」作異性愛者。但現在了解到底只有一個答案是對的，就是要尊重自己。假若要服從社會與封建傳統下的規矩，是無法逃避自我壓迫的心理，有些甚至會弄成神經緊張

求和社會上其他人同等的權利與尊嚴。同性愛者再不應聽從大部分保守的異性愛者對同性愛的批評；一面倒地順從大多數人說同性愛者是「罪犯」是「道德敗壞」、是「不健全」的惡，祇會幫助社會剝奪了同性愛者的人權，被強迫成為社會規訂下的模範製成品。同性愛者不再應該忍受這種無理的禁錮與洗腦。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同性愛者不再會自甘躲藏起來，以換取偽假和暫時性的安全。無論是教堂、國家



▲《生無怨死無悔》劇照。(圖/瑞慶影業)

或「朋友」，都叫同性愛者因性愛的感情而自卑。但這種心理祇會使同性愛者產生對社會偏見的仇恨，而終生自我否定。

在社會與傳統上，異性愛者都是享有特權，他們不用處處提防自己的性愛生活給別人知道，心理上不用受像同性愛者受到的壓力。但大部分異性愛者不知道，他們和同性愛同樣地處於傳統道德與家庭封建思想的壓力下。

同性愛的父母兄弟等，可能會因家中存有同性愛者而發生矛盾。他們會產生猜忌、懷疑或失望。為了「拯救」他們，會千方百計使他（她）結婚（因而同樣的影響了對方和下一代）、看心理醫生或注射荷爾蒙！當一位異性愛者與同性別的同性愛者（即男與男、女與女）公開交往為友時，前者都會被認為有這種「喜好」和傾向。假如一位異性愛者公開支持同性愛人權時，便受到旁人的竊竊私議，認為這他（她）也是「不正當」或是「偽裝異性愛者」。

很不幸的，也有一些同性愛者，為了在工作、名譽與家庭的關係，要過著像異性愛者的生活。他（她）們亦同時抨擊同性愛者，企圖向外界表示自己的高尚與「正常」；這都是因為社會對同性愛者長久的壓力下所造成的自私的悲劇和不幸。

酷兒愛玉冰



在地女生

在絕望的

荒蕪中

文 / 李安妮

「我們應該做的不是說話，而是盡量地做事，並且讓其他女人也有能力說話，因為我相信，她們會說出來的一定和我們不一樣。」

也許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信念，讓劉慧君選擇了客觀限制不小，但還總算有機會可以從事基層女性組織，從而讓她們有更多資源、聯結起來發聲的婦展會，作為實踐的另一個起點。

聽到劉慧君當了民進黨婦展會的副執行長，許多人都驚訝地咋了咋舌，「才二十七歲就當副執行長！」是不認識她的人的第一反應，「機會那麼多，為什麼要選擇婦展會！」則是熟識她的人的疑問和好奇。

年紀輕並不代表資歷就淺

九八八年，正值學運、社運熱潮洶湧之際，當時就讀台大政治系二年級的劉慧君，在因緣際會下，加入了國際社，開始接受左派思潮的洗禮，從事校園改革運動，並參與了校外諸多政治、勞工、農民、環保等運動，無論是下鄉、街頭運動或是讀書會，都帶給出身中小企業家庭的她，在思考與實踐上的無限啟發。



▲執行長彭婉如攝於婦展會 (圖 / 丘德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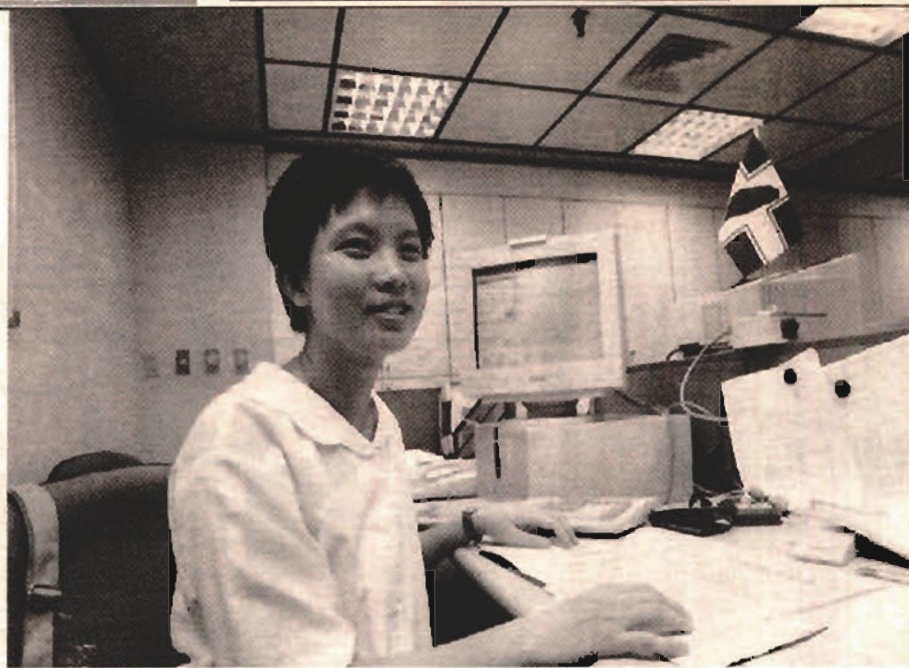
同年，受到大環境婦運的影響，以及對學運團體中性別歧視文化的反省，校園女權運動的首顆種子——台大女研社正式成立，劉慧君亦是創社成員之一，歷經新竹遠東化織女工的訪調和「小紅帽」——反校園性騷擾等行動，第二年，她進一步擔下社長的重責，與社團同志們共同開闢校園婦運的空間，並積極舉辦讀書會、姊妹營，聯結大學女生，帶動了各校女研社、女研小組的成立。

畢業後，延續學生時代的關懷，劉慧君進入婦女新知基金會從事了一年多的文宣工作，也抽空到台北縣勞工局擔任勞工協談的義務輔佐人。在「新知」的忙碌生活，讓她累積了不少處理事情的能力，為了應付變化多端的情勢變化，更迫使她必須學習在最短的時間做出對事情的判斷和因應的行動，但是，生活時間的擠壓，卻也讓她無法靜下心來思考關於行動的原因、目的，也無法靜靜地在各個片段的事件中釐出性別問題的核心，為了讓自己能對社會結構有更整體性的認識，她選擇了出國進修。

在英國 Warwick 大學社會系的日子，一開始並不是那麼順利。由於對論文题目的遲遲無法確定，她比一般的學生多花了一些時間才拿到學位。考慮過文化研究、流行音樂研究，最後還是決定以

墾殖花朵

努力讓女人說話的 **劉慧君**



(圖 / 丘德真)

性別和勞工問題為主軸，針對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台灣（製造業）女工與經濟成長」的關係進行探討。

國家資本家聯合剝削女性勞動力

「國家、資本家與家庭，如何透過各種機制，聯合起來掌控、剝削女人的勞動力，並且刻意漠視、遺忘女性有償及無償勞動對社會的貢獻，以達成對女性的整體宰制？」是劉慧君論文的主要問題意識，「對於前述機制，女人究竟有哪些反抗的機會？」則是她想尋求的運動出路，然而，她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在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女工不是因關廠而被迫失業回到家庭，就是流入勞動條件更差的職廠，因此，聯結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而資本主義為進一步吸納女性勞動力，所用的彈性工時等「人性化管理」，以及透過商品消費的更細緻社會控制策略，在在都使得女性的經濟力下降，卻更安於工作；面對這種狀況，女人根本就沒有出路可言。」

這個悲觀的答案，深深撼動了曾經懷抱改革熱情的劉慧君，她一度感到絕望，懷疑任何行動的有效性，最後還是說服自己，先不要想這些問題，因為，「人一旦失去理想，就如同槁木死灰。」

對於婦展會的工作，劉慧君也抱持同樣的想法。

男性黨中央將婦女政策當吸票工具

和質疑她的朋友一樣，劉慧君其實清楚民進黨已逐步走向建制化而消失了原本的反對性格，婦女與青年問題更是民進黨向來漠視的

地；在保守的父權政治氛圍下，婦展會的位置是很邊緣的，種種結構性的限制，使得婦展會的目標——提昇婦女參政能力、透過婦女對政治的更大影響力和參與來擴展女性權益——非常難有所進展，因為在「男性黨中央」的思考中，「婦女政策」只不過吸票的工具罷了！

但是，就像女人不能因為「男人的政治」很腐敗，就假裝自己可以完全不受其影響地拒絕參與政治一樣，即使現在的年輕人在現實社會裡很難「出頭」，特別是在社運低靡、各社運／婦女團體根本沒什麼資源、位置來（培）養年輕運動者的當下，要堅持理想，終究也得「卡位」：

「太底層的位置其實很難有什麼影響力，而諷刺的是，若真的佔到重要的位置，我們是否也會和現在在這些位置上的人一樣，為了爬升而改變自己？」對有志從事運動的年輕人而言，劉慧君認為，要在這兩條看似矛盾的路中選擇其一，是困難的，更容易感到虛無或絕望，但「往往人會因為徹底的絕望而產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樂觀：就因為它一片荒蕪，所以只要願意耕耘，都會使得這塊土地變得不一樣，也許最後長出來的運動花朵仍將被社會潮流淹死，可是至少每做一步就會有一點收穫。」

連結激進的性別議題與傳統政治

新任執行長彭婉如對婦運的堅持和「非政治性」性格，以及較社運團體較多的資源，是讓劉慧君願意在民進黨這塊荒蕪的「父權之地」打拼看看的原因——跟這樣具正義感衝動的人一起工作，或可一試。

推辭了原本可印證、實踐自己論文觀點的「勞工陣線」工作機會，劉慧君最想在婦展會做的，還是基層婦女的組織，而如何和年輕女性作「政治上的對話」——瞭解她們對政治的想法、參與政治的意願，以及如何讓她們的政治觀與最激進的性別政治議題（如：同性戀、精慾自主、身體權）和「傳統政治」聯結上，則是長期要思考、面對的問題。

至於能激到什麼地步，劉慧君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推多少就寫多少，直到碰到不可超越的限制為止」，「如果限制太大，而把自己當作社會觀察員，體驗整個社會的不合理之處吧！」對於還想作些事的年輕朋友，她的建議則是：「戰場無所不在，只看妳/你願不願意當點燃戰火的那個人！」

婦展會小檔案

- 1993年9月誕生於民進黨七週年慶。
- 先後於1993、94年的立委、省市大選，舉辦「台灣婦女之夜」、「黑貓助選團」為民進黨候選人巡迴演講助選。
- 曾與各婦女團體合作，長期聲援「邵如菱案」並關心女性勞工權益與民法親屬篇等法令之修改。
- 舉辦過數次黨內女性公職暨黨工培訓營，以增強基層女性黨員參政能力與黨志。
- 1994年舉辦「婦女政策研討會」，並於省市大選後，先後拜會新任台北市長陳水扁、社會局長陳菊等人，要求其重視並實現婦女政策。
- 1995年舉辦「媽媽她變美的羅衫情事——台灣百年穿著的記憶與創新」晚會及座談，以及「查某電影——本土女性電影展暨座談會」的巡迴影展活動。

兩性
決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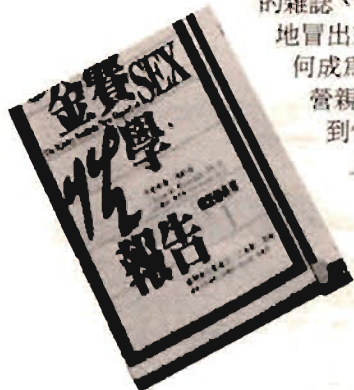
在知識的領地

知識的疆土



文/李安妮
編/丘德貞

隨著女性運動在臺灣社會的日益活絡、女性話題的逐漸搬上媒體檯面，以及女性主義的慢慢成爲文化圈「追求的時尚」與「激進的標榜」，相關性別議題的雜誌、書籍也跟著「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從專門教導女人如何成爲一個XXX的女性、如何經營親密關係、如何享受性愛、達到性高潮的「另類生活教科書」，女人／男人究竟想什麼、要什麼、是什麼的「新性別動物百科」，到號稱是某某時代某某國度某某女性主義家、名同性戀者嘔心瀝血所著的思潮引介、現象評析等「激進前衛系列」——速度之快與數量之多，簡直到令人無法想像的地步。



傳統性別文化崩解· 女性出版抬頭

這些書刊非但一躍而成出版界的新寵兒，甚至有反客爲主的態勢——不僅是因應市場的潛在需求而被動地出版，並且開始主動開發市場：強調女性主義思潮／「新女性生活」的重要性、爲女性主義理論工作者雕塑形象、挖掘各式各樣可能寫書、出書的作者和社會現象等，而在新書發表會及宣傳上，還會尋求與某些名女／男人、女性主義者、文化評論家、甚或運動者的合作，請她／他們開啓「金口」大力推薦。

在閱讀消費的方便之餘，究竟，這股出版界的「女性熱」反應並且改變了社會結構和性別文化的哪些面向？對婦女運動而言，它具有怎樣的意義和效應？而這些出版品真的符合我們的需求嗎？如果答案並非全然肯定，那麼，我們又應該作怎樣的努力呢？

無疑，「生存」是絕大部份出版社的第一考量，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資本絕對是哪裡有利潤就往哪裡鑽的，「女性書籍」的崛起確實表露了市場的需求——在性別

文化快速變遷的今天，傳統的性別關係／觀念正在瓦解，而新的典範仍未建立，許多人想要透過吸收相關資訊以作爲參考的依據、改變（或不改變）的準則。

以《他們爲什麼不告訴你》開女性主義思潮出版先鋒，目前已出版了數百本各式各樣有關女性生活、成長叢書的「方智出版社」發行人曹又方，即明白指出：「今日臺灣的女性處境和以往大不相同，在這個世代，即使是妻子、母親的傳統角色，都需要新的行爲智慧來重新定位。由於無法從上一代的女人身上獲得學習的模範，所以，更需要吸收資訊，以當作行爲的參考。」

女性出版人帶動 出版界的性別革命

單純的市場邏輯並無法完全解釋出版的女性熱現象，每個出版社有自己的出版政策和特殊考量，什麼書會被出、怎麼出，決策者的想法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甘願賠錢出好書的人，也並非沒有。

先後出版了著名女性主義著作《內在革命》、《改變》、《女太監》等書的正中出版社，即是將女性主義視爲世界性的潮流來思考，這些書因此是《當代趨勢譯叢》的一部份，而不像時報、自立等出版社在專設的兩性系列下出版相關書籍。

不過，最令人興奮的，恐怕是女性出版人的覺醒所帶來的內部變革。本身亦從事女性問題思考與論著的曹又方指出，由於「方智」的編輯群及發行人都是女性，所以，能夠比較清楚現代女性的需要，也較願意朝相關的出版方向努力。

以「女人的變天書」系列勾勒本土女性經驗、希望創造「新女性讀書時代」的碩人出版社主編姜亦慧則認爲，職場、情感、家庭等方面的生命經驗，是讓她下定決心專事

女性出版的重要因素，而在學時理論無法幫助她解決生活問題的困境，則促使她跳開論述譯介風潮，另闢本土女性經驗探擷與深化的耕地。

意識型態光譜混亂· 婦女運動應介入發展

如果用意識型態的分色機來透析這些「女性出版品」，可以發現，光譜是一片混亂，從最激進的女性主義論調到最保守傳統的父權辭令都有，面對陳列在書架上琳瑯滿目的「知識商品」，即便有心閱讀，許多人亦不知從何選起。

針對這樣的出版現象，有人欣喜於百花齊放的開放言論將帶給女性解放更多的可能性，有人則憂心亂箭四射的自由幻象反而會模糊掉婦運議題的焦點，關於這個爭議，姜亦慧的看法是：「知識力量的累積不是很就能被看到」，書市將會如何影響性別文化，並不能完全被預測，而是在社會的各種互動關係中變化的。

姜亦慧反對出版「一定得符合女性主義路線」的主張，對她而言，出版不應是菁英走向的，各種女性叢書，對女性都可能是有幫助的，出版社的任務是要提供讀者的多元選擇，「正中」的副總編輯蔡文怡也持相同看法：「出版社只是作者與讀者間的橋樑，並不須做太多關於書的影響的預測性評估。」

婦女新知基金會的組織部部長王蘋則認爲，相對於以往閉塞的資訊空間，目前女性書籍的蓬勃發展對性別文化的改變是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但，不可否認，現有的書籍中具有女性立場的仍屬少數，而站在婦女運動的立場，是絕對不能坐視文化工業／書市「自由發展」的，而應介入其中，想辦法改變出版社和讀者。

提供軟體設備· 建立女性知識通路

提供各種軟體設備，建立符合女性立場的知識和選擇的資源，如好書推薦、導讀引介、舉辦讀書會等，是王蘋認爲幾種可能的介入方式，而這也是女書店正在努力的目標。運用婦運資源使某些出版品得以被出版商重視，亦是可行的策略之一，她指出，譬如《天送碑之春》、《異情歲月》等記錄女性生命史的自傳類書籍，就是因爲女書店與諸多婦女團體的肯定與強力推薦，而逐漸成爲女性出版的新趨勢。

事實上，諸如性知識、反性騷擾手冊等書籍，亦多是出版商精明地隨著婦運反性騷擾、女性情緒自主的腳步起舞的結果，而雖然品質良莠不齊，多少它們也幫婦運開闢出言論的空間——在出版利潤和婦運成效間，其實有著非常曖昧的模糊地帶，相輔相成或者互相矛盾都有可能，重要的是，作爲一個運動者，如何像出版商利用婦運一樣精明地反過來利用出版商。

除了推薦、解讀、批判這些女性出版品之外，主動出擊：寫書、出書，在大眾出版的知識生產領地中開闢疆土，亦是婦運的另一種出路。

最後，在文化工業的批判之外，指定要看哪些書、哪種書，運用集體的力氣改變言論市場，循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以便在意識型態的文字爭奪戰中搶得主導權，是另一種思考方式，正如姜亦慧所說：「許多人往往過度要求文化事業要有使命感，卻忘記讀者的督促和消費行爲其實是決定出版社的出版方向與存活與否的重要關鍵。」



◀出書的出版社與「背書」的女性主義者，可否爲真正的運動同志？圖爲《女太監》新書發表會中，正中書局發行人式奎堃與台大外文系張小紅教授的合照。

(文/李安妮 圖/正中書局提供)



我們需要

怎樣的 女性主義

出版?

文/李安妮 圖/丘德真

▲如何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轉化為符合台灣現實的婦運利器，是婦運人士的重要課題。圖為女書店一隅。

荒腔走板的出版福音

對於想接觸女性主義理論的人，相關出版品的蓬勃發展，可說是令人興奮的福音，不過如果想要深入、完整而有系統地瞭解／累積關於「女性主義」的知識體系，這福音可能顯得有點荒腔走板。

在台灣出版界的沙漠裡，「性別綠洲」出現的時間尚未久遠，就在幾年前，關於女性主義的資訊還少之又少，年輕人若想要接觸更深入的理論，非得想盡辦法，才好不容易能弄到幾本原文書，然後，和朋友們猛翻字典、查單字、東拼西湊想辦法弄全詞義，而這還是一些比較「有辦法」的大學／研究生的「專利」，一般人幾乎是這些資訊的「絕緣體」。

西方思潮翻譯書以及本土理論、運動者論著的多樣出版，使得這些原本處於「女性主義知識邊緣地帶」的人，有更多的機會和管道得一償宿願，然而，一些年輕人卻對目前的「女性主義叢書」感到深切的不滿，雜亂無章是她／他們最主要的批評。

在混亂的書市中 只得自立救濟

東海社會學研究所一羣女性研究生表示，在日本及大陸，許多思潮譯介的工作是在學院中進行的，他們對於各理論的發展脈絡比較清楚和重視，出書的步調因此也較穩紮穩打而具系統性的計畫和考量，在出版序言中通常也會清楚地交代該書／作者的寫作背景，及其在相關知識領域的定位和影響，讀者可依循一定的知識／歷史／社會脈絡來理解所閱讀的東西。

相反地，他指出，台灣的翻譯工作則多由出版社在做，決定出版某書的原因常只因為它是國外的暢銷書、有市場賣點，翻譯的人也未必是熟悉該知識領域發展的人，因此，常發生的狀況是，一本翻譯的書幾乎沒有任何作者和知識背景的交代，甚至連原文書名

也沒有，讀者不是只能有什麼讀什麼地胡圖吞棗，就是得瞎子摸象似地自立救濟。

對於本土論著，許多讀者也有類似對翻譯書的埋怨，「許多作者往往直接用西方的理論來評析本土的性別現象，卻沒有介紹該理論的背景，也不去討論這樣的理論是否真的適用在台灣的現實社會處境」，一位曾經在婦運團體工作過的女生如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想要建立系統性地建立女性主義知識，或是知道最新的發展，恐怕還是得依賴原文書，而這又會使問題回到原點——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源、機會能夠掌握、利用這些資訊。

對此，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社運工作者則認為，學院中的女性主義者應該負起思潮譯介的責任，「許多台灣著名的女性主義者都是外文系的老師，或至少留學過、具有高程度的外文基礎，由她們來做譯介工作是很恰當的，不過，她們似乎還做得不夠多。」

「女性主義叢書」反而 帶來婦運的阻礙！?

「女性主義叢書」出版的紛亂現象，不僅帶來一般讀者在選擇和閱讀上的困擾，對於女性運動多少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對於上述書籍內容的吸收，往往直接影響了讀者對於性別現象的理解和婦女運動的想像，而由於這些思潮叢書的出版既非依照國外婦運的發展脈絡，也沒有依國內婦運的現實需要來考量，所以，常常會發生被熱烈炒作，也受到讀者歡迎的影響國外婦運深遠的「鉅著」、「好書」，反而帶來國內婦運在推廣上的困擾。

婦女新知組織部部長王蕓指出：「譬如〈內在革命〉，其實一本非常好的書，但是，出版的時機卻不是那麼適合，讀者往往忽略了它是擁有數十年運動經驗的資深運動者的反省，而將之當作進階的入門書，並且開始仿效其作法，但我們現在更需要的，也許是

強調對體制的反省與衝撞的書才對，另外，像〈反挫〉，亦不符合台灣的現實狀況。」

因此，對於是否要推薦某些書，或要不要幫出版社「背書」，她認為應該要站在整體運動的發展上來做考量，決定會依每個個案的不同而不同。

計畫性的閱讀· 制度性的出版

從婦女運動的觀點來看紛雜的「女性主義思潮」出版現象，台大外文系教授張小虹認為，可以有三種策略來因應：一是畫出關於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地圖，來導引出版社和讀者；二是女人的集體閱讀和討論；三是想辦法利用資源，自行計畫性地出版。

王蕓亦同意婦女團體要有自己的出版和讀書計畫，雖然，對資源本來就不多的婦運團體而言，這條出版的路並不平坦。

針對目前，女書店積極籌畫〈女性主義思潮與流派〉的出版工作，希望能在年底問世，預計這本詳細介紹西方女性主義各流派發展女的歷史社會脈絡、思想重點與分歧、並融入台灣本土經驗的書，將會是首部國內女性主義入門的讀本。

除了計畫性的思潮譯介外，我們還需要怎樣的「女性主義」出版呢？

碩人出版社主編姜亦慧認為：「以本土女性經驗作理論分析和重建文本的努力是必須的」，因為，「雖然知識的力量是跨國界的，但不同時代、地區的女性經驗終究有所不同，同時，親切的生活化題材也是讓女性讀者得以覺醒的重要途徑。」

學會即將出版的「台灣女性處境白皮書」，以及女權會最近出版的《阿媽的故事》，都在朝姜亦慧所言的方向邁進。而位置相對更邊緣的女同性戀刊物，如《女朋友》、《愛報》等，更是值得鼓勵的、小眾刊物，畢竟，這些都是沒錢、沒資源的年輕女性的理想實踐。

而無論以何種內容、形式出現，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謝志偉認為，女性主義出版應該想辦法將影響力擴及男性讀者，更重要的是，進入教育體制，因為，制度化的出版永遠是較有資源的可能贏家。



兩性
決明子



一套讓您驚奇、讚賞的好書

每一本書都是一本小辭典
透明膠片的不可思議

教科書
零碎的
片斷的
枯燥的
無機體的知識
難怪你的小孩
不喜歡讀書。

知識的根源
完整的時空架構
活潑生動的編輯
人文生命的知識
讓不喜歡讀書的孩子
從此喜歡讀書！
喜歡讀書的孩子更加
開闊他的知識視野！



震撼兒童心靈的理由：

1. 空間：就像一顆人造衛星

做360° 廣角探索全球人類的知識。

時間：就像一座博物館

從古代到現代的景物、盡收眼底。

- 本書針對一個主題，由西到東、由北到南遍及全世界廣泛的探索。
- 完整的時空整合，打破教科書及一般書籍零碎、片斷、枯燥的知識描述。
- 博大精深，就像進入一座小型博物館，字字珠璣，意蘊深長。



2. 創下使用材料最多、 編輯變化最多的圖書記錄

- 全書除了圖例之外，尚有您意想不到的精彩：
- 有立體材料的書筒感；也有對心靈的視觸感。
 - 有透明片的前後效果；還有折疊式的創意設計。
 - 有動聽式的防紙遊戲；更有與詩詞巧用的索引列表。
- 龐大的編輯陣容、為孩子設計出愛不釋手的好書，讓孩子有“書人合一”的感覺。這是教科書和一般書籍絕無僅有的。



3. 使您的孩子對人類充滿希望、 對未來充滿憧憬和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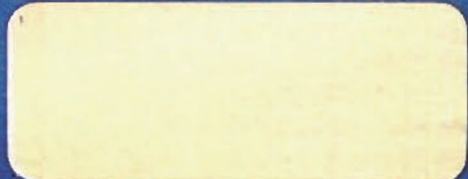
- 不要責怪孩子讀書時不工作、沒理想，試想一個過了十幾年學齡、片斷、枯燥、無機體教科書的孩子，他當然讀不進去。
- 試想一個不知道自己是一顆什麼子、不知道祖先奮鬥歷程的人，他會有什麼理想？
- 本書以有機體的人文為主軸，以多視野的角度來探索先人對知識狂熱的追求，並能深深刺激您孩子內在的求知力，使您的孩子對未來充滿希望。



理科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42號7F
TEL: (02)7063773-7063794

如需服務，請洽全省服務處：



理科的承諾——把最好的獻給孩子